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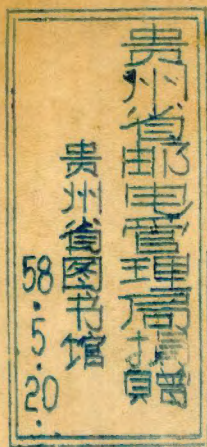
文 學 叢 刊

丁

砂

金

巴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序

這里獻給讀者的是我用另一種筆調寫成的一個中篇小說。寫這小說的心思在一年前就有了，現在寫出來，自己覺得內容和以前所想像的很有些不同，我本來想拿這題材寫一部像左拉的萌芽那樣龐大的作品，結果因了時間和能力的限制，只寫出這短短的中篇。把原稿一送出去，我就匆匆離開了上海，這忙迫也就可以想見了。說砂丁是忙迫中的產物，並不是一句誇張的話。而且說我的一切文章都是在忙迫中寫成的，也不是一句誇張的話。

但是我依舊愛這篇小說，就像愛我的其他的作品，因為牠和我的別的作品一樣，裏面也含了我的同情，我的眼淚，我的悲哀，我的憤怒，我的絕望。是的，我的絕望，我承認，但這並不是一切。



有些朋友常常抱怨說，我的小說裏含的憂鬱性太多了，而且結局往往帶了深的絕望。他們希望我寫出充滿着更多的光明的文章。我很明白他們的意思，我很同情他們，但是我可惜他們不會更深刻地把我的作品讀過，所以那掩蔽在絕望和憂鬱下面的光明與希望終於不會爲他們看出來。

這也許是我的錯過。但這並不是從怯懦來的。我並不是不敢把我的追求光明的呼聲叫得響亮一點，免得被人窒息；我並不是爲了顧全自己的利益，故意用了些曲筆，把文章寫得委婉一點。我自己完全明白我是把一個垂死的制度擺在人的面前指給他們看：「這兒是傷痕，這兒是血，你們看！」也許有些人會憎厭地跑開，也許還有些人會站在旁邊看着那些傷痕流下同情的眼淚，但是聰明的讀者就不會從這傷痕遍體的屍首上面看出來一個合理的制度的新生麼？

希望永遠立在我們的前面，就在陰雲掩蔽了全個天空的時候，我也不會悲觀的。

在寫了這小說以後我遊歷歸來又開始寫那題作新生的長篇，那小說我曾經寫過一次，但後來在日軍的爆炸機的投彈下面消滅了。我如今重寫了牠，而且把牠結束在那麼顯明的一個希望裏，我的用意不是已經更顯明地表現出來了麼？我希望讀者會了解我！

一九三二年九月

巴金在青島。

一

黃昏。一條窄小的土路在灰白的暮色中顯露出來，直通到河邊。河邊長着一排大半個人身子那樣高的蘆葦。晚風吹得把蘆葦吹着俯下身子，發出深的嘆息。

天空掛着半圓的月，旁邊有幾顆星在雲眼。空氣中充滿了草昏和土香。夜漸漸來了。是一個很柔和，很美麗的夜。

路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女郎的影子。淡青色的衣服上罩着銀白的光。一條髮辮垂在腦後，在她走路的時候，隨着頭和頸子移動，飄蕩起來。她的脚步有時下得快，有時卻又在路上停住了。她好像有點胆怯，不敢向前進，但過後又很快地跑了。

快要走到河邊時，這女郎又把脚步放慢了。她把頭往四面看，好像在尋找什麼東西。她沒有看見什麼，卻依舊向前面走。走到一塊青石旁邊，她便站住了，這裏有幾

株矮樹，前面卻是一片蘆葦，仔細分辨起來，蘆葦中還有一條小徑可以通到河邊，但那裏是被水淹了，成了泥沼。

周圍沒有一個人影，也沒有人聲，似乎有水鳥在蘆葦叢中撲翅膀。那女郎小心地又一次向四面看了一下，忽然低聲吹起口哨來。

一次，兩次……她接連吹了三次口哨，聲音是一次比一次高。於是她閉了口，好像靜靜等候什麼人。

這時蘆葦叢中起了響聲，像是一隻水鳥從裏面飛出來。但卻不是一個人影開始在那裏面晃動，一個男子正披着蘆葦走出來。

「銀姐，」這男子剛剛走出蘆葦就向着女郎喚了一聲，臉上現着欣喜的顏色。

「升義哥，」女郎應着，卻把眼光定在男子的臉上。

男子走近她的身邊，一把握着她的手不放鬆，兩眼閃光地望着她，又欣喜地喚了一聲「銀姐，」半晌說不出第二句話。

「你又來了！」女郎忽然掙脫了手，責備似地說。「我前回不是對你說過，這個月裏頭，不許你再來找我嗎？我常常跑出來，公館裏頭的太太小姐也會起疑心的，還有那些老媽子眼睛更尖。要找句借口話跑出來真不容易！我們的事情被公館裏頭的人曉得可不得了！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說？」她說着，兩顆發亮的黑眼珠不住地在他的臉上轉動。

被她說了這一番話，他像被人當頭潑了一瓢冷水。他把欣喜的顏色收起了一半。他埋下頭半晌不說話。但忽然他又擡起頭用驚喜的聲音對她說：「銀姐，我要到×地去了……我一定去了！」

「到×地去真的？」她把身子微微向後一仰，伸了一隻手按着她的頭髮，驚訝地說。

「真的，我一定去！我約你來和你說幾句分別的話，」聲音抖着，但那裏面充滿的是喜悅，不是悲哀。

「你把我騙得好苦！」女郎像驚呆了似地望着男子的面孔不作聲，忽然用悲痛的聲音說了上面的話。

「銀姐，你沒有聽懂我的話，」他也很吃驚，卻用溫和聲音去勸慰她，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頭。

她把身子一側，卻讓他的手落下去了。她恨恨地說：「你要走了，你要拋了我走了！我曉得你要……」

他很快地伸手去蒙她的嘴，一面着急地分辯道：「你錯疑心了！你不記得你孀娘說的那三百塊錢嗎？三百塊錢就可以把你贖出來。」

「啊……」她只說出一個字，然後默默地點着頭。她的臉因慚愧變成了紅色，她微微低下頭。

「不錯，只要有三百塊錢就可以把你贖出來。不過你說現在我們在哪兒去找這三百塊錢？」他說到這裏就突然閉了口，把更重要的話語嚥住不說出來。

「三百塊錢……」女郎喃喃地唸着，她的臉色漸漸變了，年青的美麗的臉上籠罩了一層憂愁的雲霧，眉頭深鎖着，嘴微微在動。「我在公館裏頭已經過了八年了……八年……過一天就像在過一年……不曉得以後還要過多久？」聲音像要哭了似的。她無力地在石頭上面坐下了。她還擡起頭看他，兩隻眼睛亮晶晶的，裏面含了淚水。

他更挨近她的身子，一面憐惜地說：「銀姐，你不要傷心。事情是有辦法的。我已經想到辦法了。三百塊錢……所以我要到×地去。」

「你到×地去？做什麼呢？那兒容易找錢嗎？你去了，要多久才回來？」女郎急切地接連問，最後說：「你不去，不是也行的嗎？三百塊錢，大家慢慢想法子去找。這兒你師傅待你也好。到別的地方去，不見得就容易遇着好人。」

「銀姐，像你這樣聰明的人，現在却又明白了。我在我師傅那兒還要住兩年才得出師。你想，給木匠師傅做個徒弟，哪兒還有錢存？便是出師以後頭幾年找錢也

不容易。你要等我做了木匠掙三百塊錢贖你出來，你會把頭髮等白的。並且即使你願意等，你的主子們也不會有這樣的耐性。」男子起勁地解說，似乎很有勇氣，對於前途也有把握。

「我是不要緊的，我在公館裏頭多受幾年的苦，那是我自己的命不好。」女郎的話裏表示出一個女人所有的關心來。她把身子向旁邊一側，讓男子也在石頭上面坐下。兩個人緊緊偎着。女的又繼續說下去：「你到×地去做什麼？到那兒去，路遠罷。還有什麼同伴嗎？」

「到那兒去，路很近，只要走兩天多就夠了。」男子回答說，沒有一點猶豫。「同伴恐怕很多，我們那條街上的吳洪發也要去。」

「但是你究竟到那兒去做什麼事？你還不會對我說出來！」女郎很關心地大聲說。

「輕聲點，」男子一把抱着她，小心地說，「說不定會被人聽見的。」過後鄭重

地接着說：「我到那兒去挖鑛。」

「什麼？你說得更清楚一點！我聽不明白。」女郎的聲音裏顯露了焦慮。

「挖鑛，就是到鑛坑裏去挖錫塊呀。」男子的臉上還充滿着信仰。

「挖鑛？快不要去你瘋了！」她吃驚地叫起來，突然掙脫了他的懷抱。「你真的要去升義哥，你真的要去？」一對發火的亮眼睛死死地定在男子的臉上。

男子有點窘着了，因為他不明白她的意思。但他還有勇氣來解說：「銀姐，爲了三百塊錢，我一定要去的。在那邊找錢很容易，並不難。」

「我聽見人家說去挖錫鑛比充軍還受罪，」女的擔心地說。

「那是騙人的話，相信不得的。每年都有不少的人到那邊去。那個來招工的張先生告訴我許多人都在那邊發了財，那兒工錢又多，找錢又容易，存錢也容易。掙個十萬八萬，也不是難事。我們這一次去的人真不少！」

「那不行，我總不放心，任憑你說得怎樣好，我總有點不放心你去。」女郎有點

動氣了。

「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地方？我又不是一个小孩子。並且去了至多不過兩年，我就會回來的。張先生說得那麼好，一年至少也有三五百塊錢的工錢，在那兒做兩年，我回來就可以安家了。你看這是多麼好！」他說着顯然是被那未來的美麗的幻景迷住了，沒有一點疑惑，臉上充滿着快樂和信仰，但這也只是暫時的。

「那不行，我不願意，」她接連地搖頭說，並不注意聽他說話。「在鑛坑裏去挖錫塊，有什麼好處？在地底下爬來爬去，看不見天日，你會把你的眼睛弄瞎的。你那時候回來，哪個還要瞎眼睛的丈夫？」她說到這裏臉上微微發紅，不知道是爲了最後一句話覺得害羞，還是想到別的事情心裏有些感動。

「銀姐，你太過慮了，」他用溫和的聲音勸慰她，但他的聲音卻在顫動，他已經不像先前那樣充滿着信仰和快樂了。「我到那邊去不會出什麼事情。你看我的身子很結實，不怕什麼病痛。我的眼睛又好，哪兒會瞎，你不是在咒我嗎？」他說到這裏

便微微一笑，這笑有點不自然，因為這時候他心裏並不想笑。「在地底下做事情也很容易的，和跟着我師傅鋸木頭差不多。張先生說那裏面弄得很好，燈光燃得和地面上一樣，不會傷眼睛。張先生又說那邊待工人，待得非常好。」

她的臉上依舊沒有露出笑容，顯然她還是不相信他的話，她還是被那個思念苦惱着，她搖着頭用緩慢的聲音問：「張先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不會騙人嗎？你這樣相信他！」

「你太多心了！怪不得人家都說女人最多心。」他笑起來。「張先生是個好人，四十多歲，八字鬍，圓圓面孔，說起話來，非常厚道。我敢賭咒他決不會騙人！你看，這一塊錢就是他給我的。」他說着，從藍布領褂的袋子裏摸出一個雪亮的銀元，遞給她。她把銀元接過來放在手心裏，用另一隻手把牠輕輕翻來翻去，一面俯了頭去看。男子便把一隻膀子伸去繞着她的頸項，把頭緊靠着她的頭。

「錢……錢。」她帶着嘆息地唸着這個字，忽然把銀元遞還給他，像拋開一件

可怕的東西似的。她悲聲說：「那麼你答應張先生要到那邊去了，你真要拋開我走了。」她倒在他的懷裏，身子抖得厲害，手蒙了臉，好像在哭泣。在她的眼前像夢一般地現了他去了以後她的更寂寞痛苦的生活。

「銀姐，你怎麼這樣傷心！」他看見她這樣，便有些惶恐了，同時他也爲這別離傷心。看見自己所愛的少女流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在兩年以內他會看不見這年青的，美麗的面孔，聽不見這溫柔的清脆的聲音。自己一個人到那不熟習的地方去做不熟習的工作，留下她孤零零的在公館裏受苦，沒有一點安慰。這時候她還在喃喃地說：「你不要去，你不要拋開我去！」她說這話，她不肯放他去，她是有理由的。兩年，七百幾十天，並不是一個短的時期，尤其是對於她，她太年青了，她的生活又是一個那麼愁苦的生活。在那七百幾十天裏她還不知道要吃若干的打罵，然後才可以和他見面，也許這其間會發生什麼事變，甚至把他的全盤計劃打碎。

這一切他先前簡直沒有想到過，但是如今卻非常清楚地映在他的眼前了。在

這短時間內他甚至把他擺脫不開。他本來要說話安慰她，但現在他自己也被那些景象感動了。他把她緊緊抱在懷裏讓她低聲啜泣。

夜已經來臨了，半圓月被一片灰白雲遮掩着，地上顫動着灰白的光，樹旁邊堆了黑影，風動着蘆葦，發出哭泣似的嘆息聲。草叢裏蟋蟀叫得很淒切，忽然撲的一響，一隻水鳥從蘆葦叢中飛起來向着水面飛去了，這時月亮正從雲裏爬出來，周圍似乎被照亮了一下，但牠又很快地鑽進別的雲堆裏去了。

不知道爲什麼他想哭。他很想拋棄一切只抱了她到一個地方去，一個沒有人跡的地方去，那時候她不會每天吃着打罵，做着煩重的工作；他也不會爲了三百塊錢到鑛坑裏去挖錫塊。他和她可以同住在一處快樂地生活着，沒有人會來妨礙他們。他又想着他所讀過的舊小說和唱本裏面的愛情故事，一男一女怎樣相愛，怎樣落難，怎樣被人分離，而結果終於團圓。這一類的故事他知道得太多了，他常常想到男女關係就會不自覺地想起那一種舊的戀愛方式和結果來。這種大團圓的結果

這時候又開始來打動他的心。他漸漸地又被那苦盡甘來的信仰佔有了。他恢復了勇氣，像從一個悽楚的夢裏醒過來一般。

「銀姐，不要傷心，兩年是很短的，並沒有多久，很容易過去。你再忍耐兩年。我也曉得留下你孤零零一個人，日子很難過，但是我老是在這兒做木匠徒弟又有什麼出頭的日子？我們拿不出三百塊錢，你的主子也不會白白放你走，你在公館裏頭以後的日子也會比現在更難受。我想，長痛不如短痛，還是讓我去罷。銀姐，你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這一點意思你應該曉得。」他用溫和的聲音一句一句地說話，好像要使他的每一句話都深深地印在她的心上。他同時還用手去撫摩她的髮辮。

她早已不哭了。她依舊躺在他的懷裏，頭仰起向上面望，望着樹葉，望着天空。她一面注意地在聽他說話。他的每一句話都打動了她的心。所以當他突然閉了口時，她的心還爲着那餘音而顫動，使她不能夠馬上說出話來。

「銀姐，我就要走了，你還有什麼話囑咐我？」

她的身子顫動了一下，然後她的嘴唇也顫動了。她說話，聲音抖得厲害，表示着心裏的激動。「升義哥，我現在明白了。只是你爲了我跑到遠的地方去挖鑽，我心裏怎麼過得下去。我一個人受苦不是要緊的，多幾年少幾年，都是我的命不好，我不想累到你！」

「銀姐，你還要說這些見外的話？你我兩個還要分什麼彼此嗎？命不好，那是我們兩個的命不好，不能怪到你身上。我這樣匆忙地就走了，留下你一個人孤零零的，想起來，真正是我對你不起。」他插口說了上面的話。

「你對我不起？升義哥，我不曉得應該怎樣感謝你才是！你要把我從火坑裏頭救出來，我遇到像你這樣一個好人，我還會不知足嗎？」女郎說着把頭掉過去望着他的臉。兩人對望着，一個臉在上面，一個臉在下面。這時候月亮已經從雲堆裏鑽出來，周圍再沒有雲來遮掩牠了。銀白的月光暢快地灑下來，灑了滿地，樹上，蘆葦上，水面上都蒙着那純潔的光。因了這月光兩人可以看清楚彼此的面孔和眼睛了。眼睛

都是亮的，但沒有眼淚。女的臉上似乎還有淚痕，然而現在的表情卻又有些不同。先是男的微微一笑，接着女的也笑了。

「後天一大清早我就要走了，」他忽然低聲說，像在對自己說話。

「後天，這樣快？」她驚訝地問，收斂了笑容，像從一個美麗的夢裏醒了過來一般。

「後天一定要走的，我的東西全都預備好了。說不定明天就會走！」他這時候突然感到了留戀，但他極力在鎮壓這種感情。

「後天在這兒就不會看見你了，後天人家就不會再看見你在木匠師傅店裏鋸木頭了，」她嘆息地說。

「不要緊，我的心會回來。在夢裏我們一定可以見面，」他這樣勸慰她。

「到那邊去，要爬山嗎？要過渡嗎？」她忽然正經地問。

「當然要——」

口說。
「人家說隔了山，隔了河，就不會回到夢裏來。我不會夢見你了，」她絕望地插

「哪個說的話？便是隔了海的人也會夢到呢！我每晚上臨睡時，我會喚你的名字，我天天這樣做，我就會在夢裏頭看見你。」他說得很認真，好像極有把握。這種確信也就傳染到她的心上了。

「我也會這樣做，」她溫柔地說。「我天天都要替你禱告，禱告神明來保佑你。每天只要有空時候我就要想念你。我一個時候都不會忘掉你，我吃飯的時候就想到我的升義哥也在那邊吃飯罷，我睡覺的時候也就想到我的升義哥也在那邊睡覺罷。神明會可憐我這一點誠心，他會把你好好地送回來給我。」

「銀姐，你這樣想念我，你這樣愛我，我便是爲了你去死也值得。我遇着你這樣好的女子，真是我的福氣！」他感動地說，把她抱得更緊。

「升義哥，你怎麼說這種客氣話？你是我的恩人。要是我不遇着你，恐怕我早已

被苦惱折磨死了。我是死心地般愛你，只怕我沒有福氣愛你。」她說着便伸出手去撫摩他的兩手，那一雙手正在緊緊地抱着她的身子。她依舊斜着身子躺在他的懷裏，頭放在他的胸膛上面。

突然在蟋蟀的悲鳴以外起了遠處的狗叫聲，狗叫聲在平靜的夜裏常常顯得
很可怕。很多的女子是害怕狗的。

「呵，我要回去了，」她說着的確像從夢中醒過來，忽然把先前所忘掉的一切全都記起來了：太太，老爺，少爺，小姐，老媽子，以及其他的人和這晚上應該做的事情。太太的生氣時的歪臉，和惡毒的詛咒，沒有兩樣的罵語，又來恐嚇她了。她毫不遲疑地掙脫他的懷抱站了起來。「我應該回去了，不然今天晚上會不得清靜。」

「等一會兒，還早咧！不要這樣快走，銀姐，我還有話要說，」他一把拉着她，使她又坐在石頭上坐下來。

「但是現在時候不早了，再不回去，他們會起疑心的，他們會曉得我們的事情，

我還會喫打，」她着急地說，從臉色和聲音可以看出她心裏的激鬪。

他和她默默偃倚了片刻，他忽然扶了她站起來，一面決斷地說：「好，你回去罷，我也沒有什麼話說了。明天我還會到這兒來，時候和今晚一樣，你要是有空，抽得出身子，可以到這兒來找我。」

「好，我明天一定來，任憑他們把我怎樣，我也要想法到這兒來的，」她說話時表示出很大的勇氣。

「二更了，」他低聲自語着。二更的梆子果然響起來，清脆的木頭的聲音在這靜夜裏和那一聲兩聲的狗叫互相應答，顯出一種荒涼的樣子，使得這環境更加可怕了。於是在不遠的地方又開始響了軍號聲。

「我送你回去罷，我曉得你會害怕的，我把你送到大街上，別人不會看出來，」他說着便開始扶着她走那窄小的土路。兩個人脚步下得並不慢，但沒有一點聲音，男的穿着草鞋，女的穿的是平底布鞋。路上躺着兩個黑影，頭靠着頭，不住地在移動。

在路上他們低聲談了一些話。當他們分別時她把嘴放在他的耳邊：「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你要好好保重你的身子！」他只說了這一句話。他微笑着。

第二天傍晚她依舊到河邊去找他，他不在那裏。等了好一會兒，還不見他來。不知道他究竟是來過又去了，還是就沒有來過。

她坐在石上，望着天空，望着樹，望着蘆葦。這一晚沒有月亮，天陰沉着，風颳得很
大，把蘆葦吹得發出大聲嘆息。狗在遠處叫，接連地叫着。她開始害怕起來。她不久就
回去了。

在大街上她彷彿聽見有人在說這一天早晨鑛工動身的事，但是她沒有把握。那人是否果真說的那件事情。回到家裏在睡眠時候她做了一個夢，她夢見他在地
底下爬來爬去，眼睛瞎了，有個兇惡的人在旁邊拿了皮鞭打他。他叫那人做張先生。
夢沒有做完，她就哭醒了。

死城靜靜地躺臥在兩匹大山中間，像一條山谷。自然死城不是牠的本名，但在鑛山上作工的人卻這樣叫慣了，他們甚至忘了牠的真正的名稱。

在早晨死城是靜寂的，石子路上只有寥寥幾個穿着藍布領褂的行人，他們帶着疲倦的臉匆匆走過去了，不多說話，不做出鬧聲。

這裏並不容易看見陽光。常常是陰天，暗灰色的天，人們看慣了牠，也不覺得討厭。自然太陽出現的時候街上會變得更有生氣一點，人也許比往常更高興。但是這種時候是很少有的，所以初到這裏的人常常會嘆息地說：「死城呵！」

一到下午死城就好像從夢中醒來一般開始活動起來了。街上擁擠着行人，最多的是穿藍布領褂，穿白色麂皮領褂，戴氈帽的。他們常常手裏拿着武器，大聲在街

上爭吵着。在路旁兩邊常常擺了賭博攤子，一個碗，一張蓆，兩顆骰子就可以把許多人圍聚在一起銷磨掉大半天的時間，尤其是作爲這城的精華的東西兩街最熱鬧。東街是大商店聚集的地方，論建築自然是這城裏最好的，每天做的生意也很可觀，許多從外洋來的貨物就靠了牠們散布出去。每天一些人在賭場裏贏了錢出來就到東街去買些新奇的物品給家裏的人帶回去。賭場匯集在西街。那裏並沒有華麗的建築，或者用布幔，或者用篷帳，或者用蓆子就可以成功一個賭場，地上攤了一張蓆子，做莊家的拿了寶盒蹲踞着，在他的身邊便圍聚了一些人，有的跪着，有的坐着，有的蹲踞着。上面懸了一盞煤油燈，不論是在白天或晚上都燃着。這樣就成功了這城裏的一條最熱鬧的街道，因爲西街是比東街更要熱鬧。

升義這一羣人到達死城正是在這城裏熱鬧的時候。剛剛到黃昏，但天色已經是很陰暗了。一行十幾個人在窄小的石子路上排成了一長列，重的包袱壓痛着他們的疲倦的背脊，他們不得不俯着身子走路，但爲了那些新奇的景象，他們依舊常

常擡起眼睛驚奇地向四面望。

「你看，」在升義後面走着的吳洪發忽然拍着升義的肩頭說，他一面指着迎面走過來的那個女人。

升義已經看見了。這時候沒有陽光，也沒有雨點，那個女人卻撐了一把傘，傘下面垂着一圈絲絡，把她的半個身子遮了。「真奇怪，有這樣的傘，」升義想着不覺好笑。但馬上他又把思想轉到銀姐的身上了。「銀姐這時候在做什麼呢？她還在苦苦地思念我暗地垂淚嗎？」他想着心裏有點不舒服，不覺嘆了一口氣。

「怎麼哪？你又在想你的女人嗎？」吳洪發看見他不答應，便在後面嘲笑道。

「呸！你才在想你的女人！」升義猛然回過頭吐痰似地對吳洪發說。

「你既然這樣捨不得她，爲何又撇了她跑到這兒來？」吳洪發不理他，卻只顧自己說下去，一面用粗鹵的男音哼起女人想男子的情歌來。

「爲的是發財呀！」後面一個中年男子代升義回答道，於是前後走着的幾個

人都笑了。

這樣的笑謔把這一行列人的疲倦的心靈寬鬆了，每個人都不再記起這兩天來的困苦的旅行。在他們的眼前是這個新奇的城市和奇怪的風俗，男的穿着白色的麂皮領褂，女的撐着有下垂的絲絡的傘，路旁擺了賭攤，許多人圍在那裏喊叫，接連地響着銀元的聲音，到處燃着黯淡的煤油燈，來往的人昂頭走着，常常挾了手槍或者盒子砲，麂皮領褂的袋裏滿滿盛着子彈。這一切看起來很有興味。他們對於這一行列新來者似乎都在表示歡迎，尤其是銀元的清脆的聲音好像在對着每個人說：「歡迎，歡迎你們來這兒發財呀！」

「看呀！砂丁，新來的砂丁！」一個黑臉小孩指着他們叫，很快地就來了五六個小孩，跟着他們跑，指着他們帶笑地說話，臉上都帶了好奇的神氣。

砂丁！這是一個多麼奇怪的稱呼！他們想這也是歡迎他們的表示罷，他們也對着這些孩子笑。這樣脚步就放得慢了。

「快走！不要儘管東張西望！」那個三角臉的監督的人在旁邊發出嚴厲的聲音說，擺出一副難看的嘴臉。

衆人吃了一驚，心裏有點不高興他這樣說話，但也沒有說什麼，不過把脚步放慢了一點。只有吳洪發卻用他的粗鹵的聲音半開玩笑地說：「怎麼哪？剛剛走到這兒就把架子擺出來嗎？我們是來挖錫鑛的，不是來看哪個的嘴臉的。」

衆人哄然笑了。那個三角臉泛了紅色，他被笑得有些氣惱了，他跑到吳洪發的身邊做出挑戰的樣子大聲罵道：「你放屁！到了這地方就比不得在你們那邊，我說什麼就是什麼。哪個敢放肆就來嘗嘗我的手段！」

「你又不是東家，我怕你？」吳洪發不服氣回罵起來。「即便你是東家，我不幹，你會咬我的雞巴！」他說着又拍拍自己的胸膛。

「你不幹？那由不得你！到了這兒來是不能夠活着走的，」三角臉說着捲起衣袖要來打吳洪發，這個年青人也預備撲過去還手，卻被升義來隔開了。升義站在他

們兩人的中間，另外幾個人勸阻那還在生氣的兩個。三角臉恨恨地吐着口痰，吳洪發掙扎着要奔過去。還有幾個新來者用不高興的眼光看着那個三角臉，口裏咕嚕着不滿意的話。旁邊一羣陌生的人圍過來，幾個小孩在嚷：「看砂丁打架！」

經了一些人的勸解這一場爭鬧便漸漸平息了。在短時間以後這一行列又繼續來走他們的將完畢的路程。自然三角臉和吳洪發都擺着生氣的面孔，而別的人心裏也有些不愉快，他們都不說話，只是默默地下着脚步。他們並不相信三角臉方纔的說話，但他們不覺要去想那些話。在路上常常有孩子們叫着「看砂丁」。這時候他們就已經覺得「砂丁」這稱呼有些討厭了，雖然他們還不明白「砂丁」這稱呼所含的意義。

夜來臨了，這裏的夜常常是很黑暗的。天色濃得像一盤墨汁，那上面嵌了一些星子，但是懸得很高。那兩匹大山，甚至在黑夜裏也聳立在兩邊，擺出牠們的崢嶸崎嶇的樣子，給這個死城留了可怖的陰影。

他們走過兩條黑暗的窄巷子，又經過幾條石子路，便到了一個旅店的門前。那裏門簷下垂了一對燈籠，裏面燃着煤油燈。大門口站着兩個人，在那裏說着閒話。當這一行列逼近旅店時，三角臉就跑到前面去領頭。在門口站着的那個穿長袍的人一看見三角臉便高聲問：「喂，全都來了嗎？怎麼這樣遲才走到？」

升義聽得出這是張先生的溫和的聲音，接着他走到門前就看見了張先生的生着八字鬚的團團的笑面孔，因了笑那兩隻小眼睛變得更小了。升義看見這個面孔，就好像看見一個親人，他方纔的不愉快的思想，都被這笑容掃去了。他走過那人的身邊時，特地擡起頭帶着幼稚的笑容喚了一聲「張先生。」

「升義，你來了！好！你這小夥子年青力氣大，身子這樣結實。」張先生帶笑地對他說話，一隻手拍拍他的肩頭，態度像父親對待兒子。「好，勤快地做，不要偷懶，過幾年包你挖一座金山回去！」說完又笑了。

衆人帶着羨慕的眼光看升義，升義自己也覺得高興，同時也有些得意。他在想

「要是果然挖了一座金山回去，銀姐不知道要多麼高興！」他的眼前就彷彿現了那一座金山，黃澄澄的，金光燦爛的，一鋤頭下去就是一大塊。

「升義，怎麼哪？」走進房間裏，吳洪發突然模仿着張先生的那樣子在他的肩頭上一拍，「看你這樣子好像你已經挖了一座金山了。」說了就笑，衆人也笑。

升義馬上把眼睛張大，看見是吳洪發的紅紅的笑臉，吳洪發正在對他做怪相，他自己也覺得好笑。然而他的眼前的景象改變了。並沒有金山，他們是擁擠在一個房間裏。

房間並不很大，裏面並沒有什麼陳設，在一個角裏安放了一張條桌，上面放着一個瓦茶壺和幾個破碗。還有一盞清油燈放射着黯淡的光亮。是磚鋪的地，沒有木板，只鋪上一層乾草。

衆人一進屋就從背上把包袱卸下來堆在角落裏，有的嘆一口氣就坐在乾草上面，有的圍在條桌前面喝茶，還有幾個却站在門邊從褲腰裏摸出毛巾來揩拭臉。

上的汗珠。

等一會，三角臉跟了張先生進來。張先生把人數點了一下，滿意地連聲說好，過後又說：「我們明天早晨就動身到鑛山去。公司裏的王師爺馬上就來了，他明天會帶着你們去。你們吃過飯高興出去走走也好，這地方是很有趣。升義，你過路時看見賭攤嗎？你去押單雙。我擔保你會贏錢，你今天氣色很好！」接着他又掉過頭去在三角臉的耳邊說了幾句話。

衆人正在笑着，外面夥計便大聲叫喚他們出去吃飯，三角臉把他們帶了出去。在裏面一個陰暗的廳堂上，兩張破舊的桌子立在那兒，每張桌子上面，一大碗黃豆湯，一大碗青菜，旁邊一個小凳上放了一疊舊碗，地上放着一個大飯飯。

衆人一齊擁上去，爭着盛飯，升義走在後面，他不和別人爭先，他盛了滿滿一碗飯，很有興味地吃着。沒有板凳，大家就圍了這兩張桌子站着吃飯。飯是很粗糙的，有的人却已經吃慣了，有的雖沒有吃慣，但因了饑餓也吃得很起勁。不到多久他們就放

下筷子抹了抹嘴一哄散去了。剩了空的碗和空的飯飯。

衆人回到房間裏，看見張先生正在裏面和一個人說話，這人是個四十多歲的瘦面孔，頭頂已經禿了，領下有一撮鬍鬚，兩隻眼睛光閃閃的，一看就知道是個很厲害的人，另外的兩個穿着白色麂皮領褂，頭上戴了遮陽帽，腰間插了盒子炮，都生着一臉的橫肉。張先生給他們介紹說那瘦面孔就是公司裏的王師爺。便恭敬地等着王師爺說話，但王師爺却並不說什麼，只是板起面孔默默地把他們看了幾眼，好像要認清楚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

這眼光很厲害，每個人都被他看得差不多要戰抖了。好容易他收拾了眼光，用一種冷冷的聲音說了一個「好」字就邀着張先生一道出去了，另外的兩人在後面緊緊跟隨着。衆人聽見王師爺在外面和張先生說話，但他們却聽不出那兩個人在說些什麼。

那幾個人一走，好像房間裏的嚴肅的空氣也被他們帶去了。屋裏的人大半解

開衣服在乾草上面躺下來，也有人坐着，大家談着閒話，兩三個或者四五個人分作一組，談的是過去的生活，各人的老婆的好處，或者將來的希望。也有的談着在這個城裏看見的奇怪事情。

「升義，怎麼哪？」吳洪發溜到升義的身邊扯着他的衣角低聲問道。「還要出去玩嗎？」

升義正在聽一個結婚不久的中年人敘說他的新婚的妻子的好處出了神，不大願意地掉過頭回答說：「我不出去！」

「到賭攤上去玩，一定很有趣，說不定我會贏了滿口袋的銀元回來。」吳洪發用那充滿着引誘性的聲音說。

升義並不再回過頭去和他答話。但吳洪發的話却被那個中年人聽見了，他馬上收了話頭站起來大聲說：「我要去，我袋子裏有錢！」說着就接着地拍他的衣袋，那裏面果然響着銀元的清脆的聲音。

「你的話還沒有說完呢！」升義也站起來用這句話挽留他。

「那麼你跟我來罷，我在路上告訴你。」那中年人決斷地說，就扣好鈕釦，抓了方纔揭下的帽子戴上，一面預備往外面走。

另一個年青人也站起來，大聲說：「老張去，我也去。」老張就是那個中年人的稱呼。

於是四個人走了出去。他們大步走着，每個人都懷着一種希望。老張還繼續地和升義談着他的老婆的事情。

時候已經不算早，但街市上還是和傍晚一樣地熱鬧，到處都是喊叫的聲音。許多穿麂皮領褂的人拿了盒子炮匆匆走過去，許多穿藍布領褂的人背了短槍走過來，店舖裏煤油燈燃得很亮，店夥們站在櫃臺前談笑。有許多店舖却關了門，在牠們的門前地上另一些人擺設了賭攤。每一個賭攤都被包圍得沒有一點縫隙，新來的人簡直沒有方法接近。

老張領頭先努力向一個吵鬧得最厲害的賭攤擠進去，但沒有成功，反而被人擠得退了幾步，他無意間把一個人的膀子撞了一下，那人掉過頭惡狠狠地看他一眼，同時把手裏拿着的東西向上面一揚，他看清楚是一把尖刀。但他來不及看第二眼就被升義把他拉開了。

「這地方的人真古怪，大家帶了殺人的東西在街上走，幹什麼？」升義伸出舌頭說。

「一定是因為強盜多，我們倒不可不提防！」吳洪發鄭重地說，一面又警告老張道：「老張，你的袋子裏銀子響得很厲害，恐怕會招禍罷。那是不行的！」

「呸，你這回就變得像老鼠那樣地膽小了。剛纔還是你先鬧着耍出來玩的，」老張吐了一口痰在地上對吳洪發說。一面又問其餘兩人道：「我們到哪一處去押注呢？賭攤是這麼多？」

「好，你膽大，那麼我們到西街去，」吳洪發紅了臉生氣似地說。

「不錯，還是西街好，我們就到西街去。」老張坦白地說。

四人便加速了脚步，在吵鬧聲中走進了西街。一路上老張的銀元在衣袋裏鏗鏘地響着，過路的人有的把他的衣袋望了兩眼，但並沒有出事，這使得老張更放心。

在西街上兩邊接連着都是賭場，僅用了布帷或簾子隔開。每一個賭場裏都擠滿了人，在那裏煤油燈燃得很亮，燈光直射在許多黑的頭顱上。在街上過路的人就只能夠看見那些黑的頭顱。

「怎麼哪？不敢進去嗎？」吳洪發看見老張走過了一大半的賭場還不預備進去，便譏笑地這樣說。

老張並不回答，他只顧留心去看那兩旁的賭場。忽然他注意到一個賭場裏正有兩三個人走出來，留了一些空隙。他便馬上擠進去填補。這一次他居然擠了進去，還有三個人也都擠進去了。

「朋友，發財，好的，快快押注，押多少？」做莊家的那人看見他進來就帶笑給他

打個招呼，接連說了上面的話。

老張臉一紅，並不回答，只是微微笑了一下，就從袋裏摸出一個亮銀元，放在單數的注上。吳洪發却在後面扯他的衣角低聲說：「恐怕是雙數。」

寶開了，是兩個紅四。老張的亮銀元輸了。他心裏開始着急起來。

「我原說是雙數，」吳洪發在後面嘆息說。

老張默默地又摸出一個亮銀元，依舊是押單數的注。

第二次的寶揭開出來，又是一個雙數。老張的銀元又被莊家吃去了。

吳洪發又在後面咕噥着，升義却拍着老張的肩頭低聲勸道：「走罷，不要押了。」

「你不會贏錢的。」

老張第三次摸出一個亮銀元，依舊放在單數的注上。寶開出來却是個十點，他的注又被莊家吃了。

「雙數，這一次一定是雙數，」吳洪發在後面堅持着說。

老張依舊一聲不響，忽然摸出三個銀元一齊押在雙數的注上。但是這一次寶開出來却是一個九點。老張眼睜睜看着自己的亮銀元堆在莊家的脚下。

「走罷，」升義又在後面催老張。「我們回去，你真甘心輸到底嗎？翻本很不容易。」至於吳洪發，他却不作聲了，他在嘆氣。

第四次的寶搖好了，賭客們忙着在押注，有一個年青的賭客因為輸多了錢，心裏有些不舒服，並不押注，却從一隻腳下面把手槍取在手裏來玩弄，原來他蹲踞着就把手槍踏在腳底下。

升義在後面看見了這個，覺得很奇怪，他再留心向四面看，他就看出來差不多每個人都帶着武器。做莊家的那人腳下面的銀元堆裏就躺臥着一支黑色的小手槍，另外在那人身後又有兩個人手裏拿着盒子炮保衛似地蹲踞在那裏。此外有的賭客把槍放在膝上，有的插在腰間，有一個人更奇怪，是口裏啣了一把雪亮的尖刀。他不常押注，又不說話，頭微微俯着，所以沒有人注意到他。這樣一看升義不禁大大

地吃驚了。全個賭場裏似乎就只有他們四個人是赤手空拳，沒有防身武器的。他感到了陷在虎口裏一般的恐怖。他用力拉着老張的衣角，接連在那人的耳邊說：『不要再押了，回去罷。』

這時候老張却没有心腸去聽升義的話。他默默地望着衆人押注。等衆人押齊了時，他一聲不響却把所有的注都吃到雙數上面去。他的臉紅着，相貌很莊嚴，好像在預備開始一場大戰。

衆人驚訝地望着他，甚至莊家也在內，他却絲毫不覺得什麼。吳洪發在後面非常替他着急，幾次要勸阻他，接連地在他的耳邊低聲說：『老張，怎麼哪？敢是你瘋了？看那數目有好幾十塊錢！你賠得出？』

老張好像沒有聽見這些話，他連頭也不動一動，他紅着臉蹲踞在那裏，兩隻眼睛緊緊望着寶盒。

寶揭開來，先是莊家變了顏色，接着衆人一聲驚呼，然後是吳洪發，升義和另一

個青年這三個人的歡呼聲。老張依舊端正地蹲踞着，兩隻眼睛死望着碟子裏的兩顆骰子。那兩顆骰子不多不少剛剛湊成了八點。這一次他完全勝利了。

賭場裏沈寂了半晌。老張捧了那許多亮銀元放在衣袋裏就站起來要走，在他後面的三個人已經開始轉身了。

「站住！」莊家發出一聲喝叫，馬上在銀元堆裏拿起手槍對準着老張的胸膛，他身後的兩個人立刻站了起來，拿盒子炮對着老張的頭預備射槍。

「朋友，明白點！還出錢就放你走！」莊家恐嚇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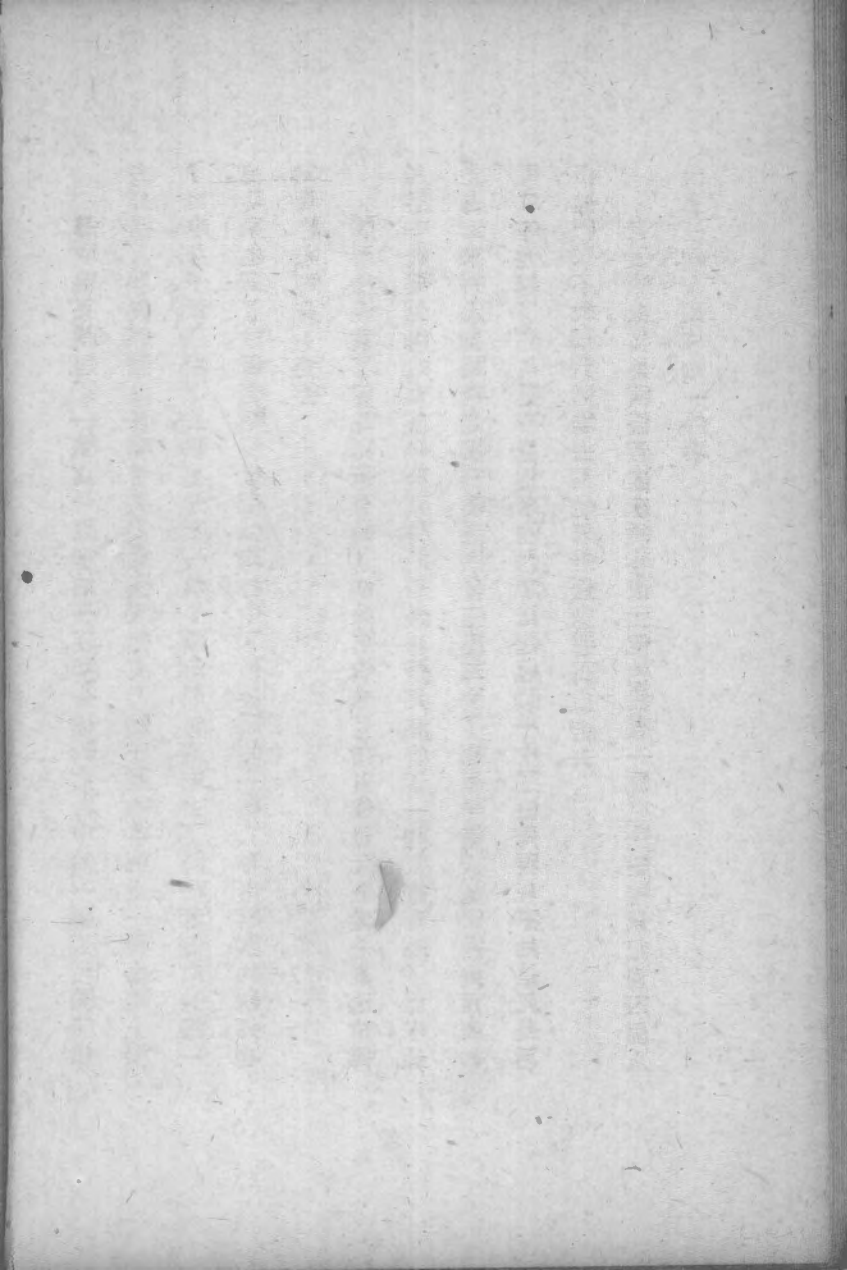
老張在遲疑間，吳洪發、升義和那個同來的青年都回轉身子同聲勸他道：「就把贏的錢還出來走罷。爲了幾十塊錢送掉一條命值不得！」

那個正在玩弄手槍的年青賭客毫不作聲地把槍口對準莊家的頭，然後冷笑一聲說：「贏了錢不許走，這種賭場才是騙子開的。你們要別人還錢，我也要你們還我的錢！」

這時候突然起了一聲哀叫，原來站在莊家身後的一人，正預備開槍去打這人，却被那個口裏啣着尖刀的怪人把尖刀擲在他的手腕上，一股血馬上噴了出來，身子就跌倒下去，槍裏飛出一顆子彈，却飛向空中去了。同時老張向旁邊一跑，莊家也開了槍，但老張沒有受傷，却打中了他後面的一個人。年青賭客的槍彈也向着莊家的身上飛去。

情形很混亂了，幾時間所有的人都拔出槍來，互相射擊，銀元在地上亂滾，槍彈在空中亂飛，受傷的人在呻吟哀叫。於是煤油燈突然熄了。一些人搶着逃了出來。最先逃出來的人裏面有老張、升義、吳洪發三個。却少了那個年青人。他們逃到西街的街口等他，等了許久還不見他來。他們才記起他似乎中了槍彈，現在不知是死是活，但他們又不敢回到賭場去看他，只得急急逃回旅店去。

老張的衣袋裏滿盛着贏來的亮銀元，但他沒有一點兒快樂。他只記着四個人出去三個人回來的一件事。



天還沒有亮，升義就醒了。房間裏黑漆漆的，看不清楚什麼，只聽見許多人的吵鬧的鼾聲。他在乾草上面翻了一個身，打算再睡一忽兒，但是一翻身就觸動了吳洪發的身子。這地方太窄了，他不能夠暢快地舒展一下，屋子裏又很悶熱，他再也不能夠熟睡了。

「吳洪發，」他觸動那個小夥子的膀子，接連地低聲喊着那人，但並沒有響動。他又叫了一聲「老張」，也沒有人答應。他沉默了半晌，便又去叫吳洪發，那個年青人睡得很熟，他於是用力在那人的屁股上打了一下，自己縮回手來忍不住好笑。

「怎麼哪？」吳洪發突然翻過身子發出這樣喊叫，一面伸手去摸他的被打了的屁股。

「吳洪發，你睡得就像一口死豬，叫你許多聲都叫不應，」升義嗤笑說。

「升義，是你！」吳洪發含糊地說。「天亮了嗎？」

「還沒有，也沒有聽見鷄叫，」升義答道。

「怎麼哪？小王回來了嗎？」小王就是昨天晚上失掉的那個年青人。

「回來？我倒沒有看見他！說不定他已經見閻王去了！」提起小王，升義的心就變得沈重了。昨天晚上的一些景象又闖進他的眼簾來。兇惡的面貌，生了眼睛似的槍，雪亮的尖刀，跟着尖刀噴出來的鮮血……這一切完全是他以前料想不到的，這一切把他的金山的夢打破了。接着又出現了小王的面孔，那一個時常帶笑的面孔，一顆槍彈打在那上面，鼻子陷落下去成了一個洞，這個臉馬上變成了血的臉。他覺得他開始在戰抖了。

「回去罷，不要去幹那件鬼事情！這種地方不是人住的！」他開始這樣想，不覺吐了一口氣。但過了幾分鐘他的思想又改變了，因為他想到銀姐的身上，然後又想

到了那三百塊錢，於是又覺得回去也是沒有辦法。他在什麼地方去找那三百塊錢呢？三百塊錢並不是一個小的數目。除了到鑛山去，再沒有別的方法。他這樣地反覆思索了一會兒，他的膽子又變大了。他最後對自己說：「怕什麼，又不只我一個人到那邊去，別人都不怕，我還怕什麼？」

這時候外面第一次聽見鷄叫了。升義自語道：「天快要亮了！」

在一個角落裏，老張開始發出了嘆息聲。

「老張，」升義叫道。「你也醒了。」

老張應了一聲，接着就問：「小王怎樣了？他回來了嗎？」

「鬼知道！」升義粗聲地回答。

「我們今天找他去。如果他真的死了，我就把贏來的錢買付木板安葬他，他算是替我一死。」老張說着又嘆氣。

「好，」升義堅決地回答道。

吳洪發躺在升義的旁邊這許久都不說話，升義疑心他又沈沈地睡去了，而其實他並沒有睡，他在回憶昨天晚上賭場裏的景象。忽然他用一個戰抖的聲音對升義說：「升義，我要回家了。」

「回家去？已經到了這兒還要回家去？」老張驚訝地在對面發問。

「我怕，我不能夠在這種地方住下去了。」吳洪發突然迸出這帶哭的話語。

升義不作聲，他心裏想這正是他自己先前想說的話。

「你怕？怕什麼？你們年青人真不行，膽子就像灰麵捏成的一樣。在外面跑不到兩天，動不動就喊着要回家去？難道你一輩子都死守在家裏不成？」老張用沈重的聲音說，像長輩在教訓小輩。

升義聽見老張的話，忽然想到這個人不久以前才結了婚，據他說妻子是那樣的，面孔是漂亮，身子是肥白，做事又會體貼，他卻把她拋在家裏伴着他的老母親，自己一個人跑到這種地方來，不想回去。升義這樣想着，不覺要問道：「老張，你就一點

不想家嗎？你有個那樣好的妻子！而且討過來並不久！」話未說完，他卻又想到自己的銀姐身上去了。

「想又有什麼用處？每個人都想家，每個人都要離開家。男子漢是四方跑慣了的。跑厭了時，就回家去走一轉，老婆放在家裏，有老母親看守着，還怕她跟別人跑？而且我這個老婆，人特別忠厚，她不會鬧新花樣。我們上了年紀的人，與你們不同。不像你們年青人討了老婆就死死的把她守住，看得和寶貝一樣，我們今天成了家，明天早晨就會拔起脚跑，一滴眼淚也不灑。」老張說這些話，就像在傳教，說得很正經，而且有點兒得意。

在外面第二次鷄叫了。屋裏開始變了顏色。

「我不能夠像你那樣……呵！我再看不見我的女人了……」吳洪發接口說，但只斷續地說了兩句話，聲音裏就含了眼淚。

這兩句話很使升義吃驚，同時又使他感動。他不由得去想他的銀姐，想到銀姐，

他的心就變軟了。「這時銀姐已經起來了罷。天還沒有亮她就會起來的。她要倒馬桶，掃地，洗衣服，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她的年紀這樣青……回去罷，我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去看她？兩年嗎？那七百幾十天是很長的。不曉得過了兩年她還會像現在這樣子嗎……銀姐，我在這兒喚你，你聽得見嗎？你也在想我嗎……」他一個人在心裏這樣說着，就不注意去聽老張和吳洪發兩人的問答了。

到了第三次鷄叫，一部分的人就起來了，這時候三角臉走進房間裏來叫醒了其餘的人，說馬上就要吃飯，吃過飯後便動身到鑛山去。接着夥計就來站在門外高聲喚他們去吃飯。

這裏水是缺少的，十幾個人要了一盆髒水來，大家胡亂揩了一把臉，但沒有水喝。因為洗了臉，吃飯時便看不見湯。而且一碗飯還不會吃完，那個三角臉就來催過兩次了。

接着那個瘦臉的王師爺帶了那兩個拿槍的兇臉漢子來吩咐了幾句話。吳洪

發向他表示不想幹，要回到家裏去，他用那刺人的眼光把吳洪發看了半晌，便堅決地回答說：「不行，你到鑛山上去和張先生說。我不管，我到這兒來只是押送你們到鑛山去的。」他的面孔馬上變得十分嚴厲，使人看了就有些害怕。

「張先生就不在這兒嗎？昨天晚上他還來過，」吳洪發聲音戰抖地說。他顯然有些膽怯。

「他今天一大清早就去了。他坐箱子走索道去的，」他依舊板起面孔說話。過後他就掉過頭對那兩個拿槍的兇臉漢子說：「你們馬上就照應他們動身，不准有絲毫的耽擱。」於是不等吳洪發再發問他便揚長地走出去了。

升義同情地望着吳洪發，那個年青人又氣，又急，又怕。他低下頭，拚命搔頭髮，接連地對自己說了幾次：「好，到鑛山上去說，我一定要回去。我又沒有把身子賣給你，還怕什麼！」

「升義，」老張這樣喊。

「喂，」升義沒有氣力地應了一聲。

「出去嗎？小王的事情！」老張莊重地說。

升義遲疑着還不曾回答。旁邊那個兇臉漢子就接口說：「現在無論哪個，都不准出去，我們馬上就要動身了，王師爺剛纔交代過的，」他的臉色非常嚴厲，聲調很堅決，沒有一點可以轉圓的地方。

「然而我們要出去找小王，他一晚上沒有回來，一定是在賭場裏頭被槍打了，現在不曉得怎樣。我們不能夠把他一個人拋在這兒！」老張着急地分辯說，但他還能夠鎮靜，並不顯出生氣的樣子。

「你不必去管閒事，」那人一面玩弄槍一面說，「他在賭場裏頭挨了槍，會有人給他收屍。你不必去找他，他一定不會活的。少了他一個並不要緊。」

這時候三角臉又跑來接連地催着他們馬上就動身。老張不和那個兇臉漢子頂嘴了，他只是咕噥着。他明白和那人頂嘴是不會有一點好處，而且在這個城裏開

槍殺人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他並不怎樣膽小，但他是個中年人，究竟知道一些世故人情。

於是這一行列又開始出發了。人數比昨天少一個，多了兩個。少的是小王，多的是那兩個兇臉漢子。

時候還很早，街道上的景象和昨晚完全不同，非常清靜，沒有賭攤，沒有鬧聲，穿麂皮領褂帶槍的男子也並不常常在街上出現。一切是安閑而和平。這一天是個晴天。

太陽還在東邊那匹大山的後面，被山把牠的紅面龐遮了，但是牠卻把山頂裝飾得金光燦爛的。同時和山接近的那一段天空也染上了粉紅色，像一段紗浮在碧海上面。早晨的風微微吹拂着這一羣人的臉龐。

這晴明的藍天，自由的風，新鮮的空氣似乎給這一羣人增加了不少的精力和勇氣。包袱在他們的背上並不沈重，他們的脚步也很輕快。他們擡起頭去看天，他們

帶笑地談話，完全忘卻了那個三角臉和那兩個兇臉漢子在旁邊。

他們在那三個人的監督和領導之下繼續走那最後的行程，依舊懷着希望，但這希望已經顯得比從前更空虛了。

路線差不多是一直的。那兩匹大山聳立在兩邊。牠們在這晴天裏變得更明顯，是那樣高，上面沒有一棵樹，也沒有路，也沒有房屋，盡是些崎嶇突出的岩石，每一塊都有一個可怕的形狀，像許多古代的怪獸立在那裏。別人告訴他們說，鑛山就是這個，但他們不相信。他們看得明白那上面明明沒有一點東西，人怎麼能夠在那上面居住。

他們儘管向前走着。漸漸路是往上斜了，房屋也稀少了。他們明白是走着上山去的路，他們開始有點相信鑛山就是在這裏了。這時候失望就逐漸來侵襲他們。他們想難道這兩匹生滿了可怕的怪岩石的荒山就是他們以後長期工作居住的地方嗎？

走了一個多鐘頭的光景，他們已經走在山上了。脚下還是不很窄狹的路。遠遠的可以看出來前面有一座高大的廟宇。

「這是什麼神道的廟？我們在裏面歇歇腳，弄口水來喝也好。」吳洪發渴慕似地說。

「你不曉得？那就是趙二祖宗的廟。香火最熱鬧的。」三角臉得意地說，表示他知道得多，接着又鼓勵衆人道：「你們快點走，趕快走到那邊歇腳去。」

「趙二祖宗？這個名字倒有些古怪！」升義好奇地問。

「你連趙二祖宗也不曉得，就要來挖錫鑛，真笑話！」老張接口就說，「趙二祖宗，那就是挖錫鑛的老祖宗呀！」

「人家爲何要給他立廟？你又曉得嗎？」升義起勁地反問老張。因爲他自己很想知道這個。

「這我就不大清楚了。聽說他是一個好人，很厚道的人。」老張遲疑地說。

「你們趕快走，到了那邊，你們自然會曉得！」三角臉接連在旁邊催促道。

聽說有歇腳的地方，又可以弄點水來喝，還可以看些新奇的事情，三角臉現在說話又比較先前客氣一點，於是大家都覺得高興了，大大地放開脚步並不算一回事，很快地就走到那廟宇前面了。

廟宇是新近油漆過的，就像新修建的一般。看那大門口，和別的廟宇並沒有什麼分別。走進裏面卻看不見平常廟裏的那四個金剛。這廟宇的建築樣式是要簡單得多。裏面沒有一尊神像。只有在正殿上那座神龕裏供奉了趙二祖宗的影像，是工筆畫成的。到處，樑上，壁上都懸掛了人們送來的扁額。

「有求必應……有靈有驗，」升義唸着，就問那三角臉道：「這趙二祖宗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神道呀？他什麼事情都可以管？」

「趙二祖宗是最靈驗不過的，只要你誠心求他，他一定會保佑你，不管什麼艱難的事情，」那個中年的廟祝插口說。

「升義，你去求他哪！你求他保佑你挖一座金山哪！」吳洪發拍拍升義的肩頭帶笑說，他的臉上也現了渴慕的顏色。

「你們大家都去給他跪拜罷，凡是到這兒來挖錫鑛的人都要先到廟裏跪拜趙二祖宗求他保佑的。」三角臉說着他就不顧衆人，先走到供桌前面，恭恭敬敬地作了三個揖，以後跪下去磕了三個頭，口裏喃喃地唸着什麼話。

吳洪發接着也走到供桌前面。他已經站住了，却又回過頭去帶羞帶笑地對升義說：「升義，你也來！你求他保佑你和你銀姐……」於是就掉過去正經地跪拜起來。

在正殿的階下那個大天井裏有一個賣涼糕的攤子，還有賣麵賣茶水的攤子，都是被一把大的油紙傘罩着的，在傘的蔭影下面擺設了座位。這時候就有一部分的人圍着這些攤子一面吃喝飲食，一面說笑，吃喝夠了就跑到正殿上去跪拜。起先有些人還不肯跪拜，後來聽見了趙二祖宗的故事，大家都虔誠地跪拜了。

趙二祖宗的故事是三角臉說出來的。升義央求他說，還有一些人也央求他說，他爲了要表示自己知道得多，也就不吝惜地完全說了出來。

據說最初這裏有個姓趙的富翁，人家都叫他做趙二祖宗，他的真名字是沒有人知道了。不知道怎樣他忽然想起了挖錫鑛的事情，就招了許多工人到鑛山上去挖。今天也挖，明天也挖，一連挖了許多年，換了許多地方，什麼也沒有挖着。他的家產漸漸減少了。但他並不灰心，他賣了田產，賣了房屋，把所有的錢都用來挖鑛。這一次又遭遇了大的失敗，他簡直破產了。他平日待遇工人是極好的，他自己過着和工人一樣的生活，工人吃什麼，他也吃什麼。起初工人吃肉，後來吃菜，但這樣也不能支持下去。他的最後剩餘的款項又快完了。他整日整夜焦急着，工人整日辛苦地地下着鋤，結果依舊挖不出一塊錫。有一天吃過中飯以後，工人們商量着：「我們吃着素菜，不曉得趙二祖宗究竟吃的什麼，我們設法去看看。」那時候趙二祖宗也住在半山，是在一間茅屋裏，離工人住的地方很近，有一天他們知道趙二祖宗下山去了，就

派幾個人偷偷跑進他的屋裏去。那屋裏陳設很簡單，他們是知道的。角落裏土地上放了一個小爐子，坐了一個瓦罐，他們揭起蓋子看，那裏面還剩了小半罐的菜根。原來他吃的還不如工人！這消息傳出去很使工人們感動，他們便加倍地去挖鑛，但結果仍是一無所得。後來到了某一個晚上，趙二祖宗看見自己身邊只剩下十幾吊銅錢了，這時一切的方法都已經想盡，一切的希望也都斷絕。他不能夠再支持下去了。於是深夜裏等工人們睡熟了時，他跑進他們的茅棚裏，把這剩的十幾吊銅錢按照人數分開來，把每人應得的分兒放在每人的枕頭旁邊。這樣做了以後，他回到自己的茅屋裏收拾了一點破東西，第二天早晨天剛剛亮，他就跑下山去了。這裏工人醒來看見枕頭邊的銅錢，就急急跑到茅屋裏去找趙二祖宗，人已經走遠了。以後怎樣辦呢？他們聚集起來商量，沒有一個人主張拿了這筆錢分散開。大家便熱心地去工作。說也奇怪，就在這一天，而且就在這一早晨，他們忽然把錫鑛挖着了。大家的喜悅是可以想像到的。所有的人都歡聲叫起來：「馬上就去把趙二祖宗請回來，請他

回來和我們大家一塊兒享福！』幾個工人跑下山去分途追趕他，到了傍晚在另一個小城的河邊就把他追着了。趙二祖宗看見追來的人就連忙作揖地說：「對不起得很，我實在無力給大家幫忙了，我只有那一點錢送給各位做盤費。我回到山上去也沒有辦法。」工人們把好的消息告訴他，他簡直不相信。後來還是他們把他拖回山上去。從此他就發了財，那些工人也都發了財。他和他們依舊在一起，過着同樣的生活，他終於又把他的財產用在幫助別人上面，用了精光。這樣有不少的人感激他，在他死後便給他立了廟宇當作神道般供奉。到了現今他簡直成了一個真神道，這廟宇就成了和普通菩薩廟一樣的東西。附近的居民有什麼事情或病痛就要到這廟上來禱告，求他保佑，據說他是很有靈驗的。至於開錫鑛公司的老板們每年更不得要來禱告幾次，求他保佑他們這一年裏更發大財。還有來這裏挖錫鑛的工人也常常先到廟裏來禱告。所以這廟裏的香火真是熱鬧得很！

三角臉講完了趙二祖宗的故事，大家都很感動，尤其是升義，他想開錫鑛公司

的老板裏面還有這樣厚道的人！那麼在地底下挖錫塊就不算是什麼很艱難的事，而且找錢也很容易，也許他的老板就是那種人罷。這樣想着，一方面對於未來的生活感到輕鬆，一方面對於趙二祖宗的靈驗起了信心，他便虔誠地走到供桌前面，口裏喃喃地唸出來他的希望，同時恭敬地跪下去。他的希望正如剛纔吳洪發所暗示的，是發了財和他的銀姐一塊兒過着幸福的生活。

跪拜完畢後，他還站在供桌前面，擡了頭用虔敬的眼光往神龕裏看。於是一個中年人的和藹的面貌就閃進他的眼裏來。圓面孔，八字鬚，小眼睛，溫和的微笑。「這真是一個厚道的人呵！他不是就像張先生嗎？」這一個思想就像火花一般地閃進他的腦裏。於是他連忙跑過去歡喜地對吳洪發說，好像有了可驚奇的發見。「你還要想回去！遇着這種厚道的人還愁沒有好處嗎？」他這樣說，就相信趙二祖宗和張先生中間一定有着一種關聯。

歇夠了腳，喝了茶，吃了麵或涼糕，跪拜了趙二祖宗以後，這一行列又繼續出發。

了。一路上趙二祖宗的故事安慰着他們的充滿了渴望的心。每個人都感到輕鬆和愉快。太陽早就翻過了山，從上面照下來，給他們照亮了道路。陽光並不炙熱。路旁有幾顆長春的樹，投了影子在斜路上。偶爾在山坳裏有幾間茅屋，從那裏冒出灰白色的烟霧來。遠遠地有幾隻狗在叫，環境是如此平和，沒有一個人會想到什麼不愉快的事情。

在下午三四點鐘的光景他們達到了目的地。

「你叫什麼名字？」

「吳洪發。」

「多大年紀？」

「二十五歲。」

這問答是在一家錫鑛公司的辦公室裏發生的。問話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瘦漢子。顴骨很高，眼睛和嘴巴都很大，頭頂光禿了一半。他說話時沒有一點表情。聲音永遠是平板的。

房間不算小，陳設却不多。這瘦面孔被稱爲潘師爺。他坐在一張簽押桌前面，一邊說話，一邊在翻閱一疊文件。他兩旁站了十多個武裝的漢子。他忽然擡起頭望着

吳洪發的帶了點癡呆的表情的臉，露出一嘴黃牙齒，笑說：

「好，你高興到鑛上來做工嗎？很好！你支了五百塊錢，應該在這兒做五年。」

「怎麼哪？你說我拿了廠裏的錢？天曉得！我一共只拿到張先生的一塊錢，我敢賭咒。」

「你明明拿了，張先生有帳。你還要抵賴！我們廠裏招工人向來是先付幾年的工錢。總之你拿廠裏的錢就應該給廠裏做工。」

「那不行，我不要幹了！哪個舅子才在張先生手裏拿過一文錢？張先生明明講好做一個月有三十多塊月活錢。沒有錢哪個高興白做！我要走！」

「公司出了錢，就要你做工，你不做完五年，休想出去！這地方是活着進得來，死了出不去的！」

「張先生在哪兒？你們把他找來，讓我給他對面講個明白，看哪個拿了你們的錢！我敢當天賭咒！我沒有見過你們一文錢！」

「張先生，哼，你休想見他！他不在這兒。」

「那麼他在哪兒？你們的王師爺今早晨不是說過他在這兒等我們嗎？你們都是騙子，明明是勾結了來害我們的。我不幹！我不怕你們這羣黑心的騙子！」

「混帳東西！你還要罵人！我沒有功夫來和你吵……喂，把他給我拖下去！看他以後還敢不敢亂罵人！」

「我不幹！難道你們就不怕王法？你們膽敢隨便就謀害人命！我不幹，看你們把我怎樣……」吳洪發掙紅着臉，理直氣壯地說。

「把他給我拖下去！」潘師爺沈下臉命令道。

十多個武裝的漢子一齊擁上來。

「我不走，看你們敢把我怎樣……你們打，打得好……打……打……打！」吳洪發一面掙扎，一面罵。但他終於被兩個武裝的漢子拖出去了。

「喚第二個進來！」潘師爺若無其事地吩咐道。

於是人把升義領了進去。

「你叫什麼名字？」

「王升義？」

「多大年紀？」

「二十二歲。」

「我看你氣力倒很好。你在張先生手裏支過五百塊錢。你應該給廠裏做五年的工。」

「……………」

升義又被兩個武裝漢子拖出去了，和吳洪發一樣。

「喚第三個進來，」潘師爺用他的平板的聲音說。

這天晚上在半山上的「鑪房」裏新添了十多個陌生的客人。他們恰恰佔了

一個房間。潮濕的土地上面鋪了乾草，他們就直伸地躺在草上，幾張破舊的棉被蓋着他們。門上掛了沈重的鐵鎖，外面有武裝漢子監守着。

房裏黑漆漆的，沒有窗戶，冷風時時從縫隙裏吹進來。升義忽然在乾草上面醒過來了。呻吟聲馬上就送進他的耳裏。他知道這是吳洪發的聲音。

「小吳，你還沒有睡着？」

「呵，我痛！」吳洪發答應着，一面就翻了一個身，同時接連發出幾聲疼痛的呼叫，顯然翻身是很艱難的。

「你現在好些罷？」升義關心地問。

「好些？我說更壞哪！」吳洪發帶着呻吟說，「你想想看那許多拳頭死命地打我這背脊！現在就好像千萬根針在那上面刺。天快亮了罷？」

「天亮恐怕還早咧！剛剛打過三更。」

「才打三更？天哪！還要等多久才得天亮？我覺得已經過一個年頭了。」

「你好好地閉着眼睛睡一忽兒罷。」

「睡一忽兒虧你說得出！一閉上眼睛，就有許多道金光在眼前晃，背上火辣辣的升義，我恐怕我過不得今晚！」吳洪發說到後來像要哭出聲的樣子接着他又痛苦地呻吟了幾聲。

「小吳，不要說這樣喪氣的話！你的傷過兩三天就會好的，怕什麼？」話雖是這樣說，但是他的音調也有些變了。

「好了有什麼用？升義還有五年哪！五年哪！痛呵！再過五年我到三十歲了。我會活過三十歲嗎……」可以聽見吳洪發這時候在抽泣。

「唉，五年，你是不要緊的。我，我怎麼辦？銀姐等不了五年的！她的主子們會把她賣出去。五年，再過五年我什麼都完了！」升義差不多也要哭了。

過了一些沈默的時候，但是呻吟聲和嘆息聲却沒有斷過，還有屋裏的鼾聲和屋外的風聲。

「他們上了年紀的人真好福氣！」吳洪發忽然帶了渴慕的聲音說。「不管明天有什麼天大的事情，他們都會睡得像死豬一般。呵！痛呵！……五年，五年有一千八百天，怎麼過得下去！……呵！我再不會看見我的女人了！」

「你比我還算運氣好一點。你的女人究竟已經接到了家裏和你睡過覺。只有我的銀姐，……呵，完了。她還在那兒等我。她會在那兒老等着我。她等不了五年的！」他一面說一面嘆氣，過後又低聲喚着「銀姐」這名字。

吳洪發不說話，卻只是低聲哭着，在哭泣的中間，時而呼着背痛。

「小吳，」升義沈默了一些時候忽然用驚喜的聲音喚那個年青人，那人含糊地應了一聲。

「我們兩個逃走，好嗎？」升義繼續說，聲音很低。

「逃走？你在做夢！」吳洪發帶淚地反駁說。「他們看守得這麼嚴，看你朝哪兒跑？」

「哪個管這個？什麼事只怕不起心！再艱難，也有辦法。天不絕有心人的路子。」想到銀姐身上升義就覺得有膽量了。不逃走，便會看見銀姐被抱在別人的懷裏，那是他忍受不下去的。

「事情說起容易做起難。他們開槍，你還有命嗎？像小王那樣，如今連影子也不見了。」

「開槍，鬼才怕牠。眼看着銀姐給別人買去，還不如被槍子打死！」升義只圖口裏說得痛快，心裏卻並沒有決定去做。現在雖有些悲哀，但是憤怒卻更多。因為他彷彿看見他的銀姐被抱在一個黑臉漢子的懷裏，她哭着在那裏掙扎，卻沒有用，那男子用那堅硬的短鬚鬚去刺她的嫩嘴巴。那個男子不是別人，就是她的主子，他看見過的。

「我一定要逃走，我死也要死到外面去。」升義瘋狂似地說。

這時候屋裏有幾個人，在翻身，還有一兩個人在夢裏說話，一兩個人半醒半夢

地咳嗽。吳洪發依舊帶着哭聲呻吟着。

「升義，你還記得趙二祖宗嗎？我今天恭恭敬敬給他叩了三個頭。」吳洪發忽然止了呻吟，帶着希望說。

「趙二祖宗……呵！」升義驚喜地唸着。

「他會來打救我們。他是有靈驗的神道，他不會白白受我們的頭。」吳洪發這樣安慰自己，他覺得背痛稍微減輕了一點。

升義沈思了半晌，忽然心情完全改變了；他生氣地說：「呸，趙二祖宗，那是騙人的東西！他不是很像張先生嗎？張先生相貌那樣厚道，做起事這麼刻毒！我們受了他的騙，我還口口聲聲讚他是個好人！」

吳洪發沒有答話。老張却被他們的聲音吵醒了。「哪個還在說話？我們要睡覺咧！」老張含糊地抱怨說，但馬上又睡去了。

升義在黑暗裏好像看見那個圓圓的笑面孔，小眼睛，八字鬚，他愈想愈覺得氣

惱不過。他閉着眼睛也不能夠熟睡，一直到打過四更，他才沈沈地睡去了。

在夢裏他自己覺得逃走出來，平安地回到家裏，銀姐已經在那裏等候他。他們兩個抱着，笑着，笑到一顆子彈的清脆的聲音響了，他便醒了。

他醒了，還聽見遠遠地有人在呼喚，但過後又沈寂了。天還沒有亮。房裏沒有吳洪發的呻吟，只聽見許多人的鼾聲。

「什麼事情？」一個同伴從夢中醒過來問道，好像在問自己。

升義不回答。那人就不再說第二句話了。

升義還想繼續着做那個未完的夢。但他只夢見一個圓圓的笑面孔，八字鬚，小眼睛，那人自稱是趙二祖宗，說要來救他。問怎樣救法，說叫他先在這裏忍耐地住下去再說。那人還答應給他三百塊錢，但是別人把他叫醒了。

天剛剛發白，門大打開，兩個武裝漢子進來，還有好幾個站在門外，那裏堆了一大堆鐵傢伙。

「你們聽見昨晚上的槍聲嗎？」兩個武裝漢子中較年青的一個問道，他的手裏提了一付腳鐐。

「聽見的，什麼事情？」升義接着問。

「那邊「鑪房」裏有一個砂丁逃走，給我們鑛警一槍打死了。他的屍首還躺在那邊，你們出去就看得見。」他說到這裏，臉上露了個狡猾的笑，接着又說：

「朋友，明白點！這回大家都要帶腳鐐的。不要多說話，槍子認不得人。」

幾個上了年紀的人馬上把舌頭伸出來，半晌不伸回去。有些人變了臉色。

「好，你先來。」年青的鑛警提了腳鐐走到升義的身邊蹲踞下去。「我先給你釘上。」

升義並不反抗，他默默地伸出雙腳讓那人把腳鐐給他釘在腳脛上。

每個人都被釘上了腳鐐，到了吳洪發的輪值時他忽然尖聲叫了一個「天哪！」這聲音很悽慘，使升義聽了淌淚。升義咬緊着牙齒不作聲。

老張嘆了一口氣，便跪在地上，低着頭合起他的兩隻手，喃喃地唸着什麼話。然後站起來，走到吳洪發的旁邊，坐下去，把兩腳一伸，讓別人去釘腳鐐。他一面對那個抽泣的年青人說：「你就求求趙二祖宗罷，他有眼睛的，他會來打救你。善人是有善報的。」

「善人善報？我倒沒有看見過。現在的世界，哪個有錢有槍就是哪個狠！」另有一個鐵警在旁邊嘲笑起來。

五

天氣漸漸冷了，天亮得也比較遲。早晨半山上常常瀰漫着白茫茫的一片濃霧。黑壓壓一堆一堆的「鑪房」在霧裏隱約地現露出來。鑪警們在山路上走，常常被霧遮着，看不見對面的人影，只聽見脚步的聲音，或者高聲喊着普通的問答，或者吹着口哨。

雄鷄的啼聲衝破了遍山的濃霧嘹亮地響了起來。

接着一個拖長了的尖銳的人聲叫着：

「起哪！……起哪！……起哪！」

「鑪房」裏開始有了談話的聲音，過後就是一陣喧鬧。住在一個房間裏的十幾個砂丁，每個人從枕頭下摸出一張又髒又臭的毛巾拿去匆忙地揩了臉。於是鑪

警在門外一聲呼叫。全房間的人就魚貫地走了出去，每個人穿着同樣的粗麻布衣，戴着粗麻布帽，揹着麻袋，脚下釘了腳鐐，每一個房間的砂丁排成一行列，由照應這房間的幾個鑛警押送着，走過濃霧瀰漫的山路到工作的地方去。

於是這沈默的一行列在窄小的山路上開始進行了。這一行列的砂丁完全是新來的，雖然已經在這裏過了一個多月，但他們還不熟習這種環境和生活。他們的從故鄉帶來的希望還沒有死掉，他們的渴慕自由的心還在顫動，他們還沒有忘掉外面世界的事情和各人所愛過的人和東西。但這一切，在武裝的鑛警押送之下，都只得表現在低微的嘆息中了。

每天在同樣的時候走着這同樣的路徑，他們都發出同樣的嘆息。他們用這嘆息來問答，因為這嘆息更能夠表達出各人的心事，而且不會被鑛警所了解而來橫加干涉。

日子不停留地過去了，但他們一點也不覺得。他們所感到的只是天氣漸漸冷

了，霧漸漸濃了。因這氣候的改變更使他們懷念到故鄉，從而變得更傷感了。

在窄小的山路上濃霧包圍住他們。他們每個人都低了頭在嘆息，沒有一點精神，恰像一大堆鬼影。前天才落了雨，路還是潤溼的，他們穿着草鞋，在微滑的路上移動脚步。腳鐐沈重地壓着他們的腳，鐵練把兩隻腳束縛得很緊，要移動一步很是費力，同時金屬的聲音就「沙朗沙朗」地響了起來。這聲音響成一片，在沈重的空氣裏亂飛亂撞。一個悲哀的腳鐐進行曲就開始了。一聲聲都打擊在他們的心上。有時候在他們旁邊那些鑛警得意地斷續吹着口哨。這聲音並不高，但却壓迫着他們，給他們帶來一種恐怖。

突然一個乾澀的咳嗽聲響了起來，接着又是噎嘔的聲音，於是腳鐐聲馬上停止了。全行列的人站住了，大家帶了同情的眼光去望前面，因為最前面走着的那個砂丁躬了身子在那裏很厲害地咳嗽。大家聽見他的聲音，但在濃霧裏看不清楚他的背影。

「小吳，怎樣了？」在前面有人低聲說話，但這聲音還沒有停止，却被另一個粗暴的聲音壓倒了：

「喂，你想死嗎？怎麼不走哪？」

咳嗽聲於是停止了，顯然是被忍耐下去的。腳鐐聲馬上就起來代替。但不到五分鐘，咳嗽聲又起來了。

「小吳，你累了嗎？歇歇罷。」升義在前面低聲說。

「王升義，不准說話！」粗暴的聲音說。「吳洪發，走哪！你裝假我看得出來。這樣年青小夥子就染了老人咳，哪個相信你不再走，我就要你的命。」這人說着就把手槍弄得發響。

顯然吳洪發極力要忍住咳嗽，但剛剛忍下去，却又更厲害地接連爆發出來。

「總爺，開恩罷，你看得明白，他實在走不動了。」升義向那個鑲警哀求說。「他自從那天挨了打，一個多月都沒有好過。那天向潘師爺去說，潘師爺又不理。總爺，你

可憐可憐他罷。」

「可憐！」那粗暴聲音哈哈大笑起來。「我如果曉得可憐，就不會到這兒來做事了！不管有病沒病，一句話說完，給我走！」

「總爺，饒他這一回罷。讓他歇歇一天。我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放他去歇歇罷。他實在走不動了。他就是到裏面去也挖不着什麼。你可憐罷。」升義說着就挽着那人的膀子差不多要跪了下去。同時，有幾個人附和着請求，有幾個人在旁邊嘆氣。

「入媽的！真討厭！快給我走！我管不了那許多！」那人粗聲回答，就把升義摔倒在地上。衆人便圍過去，圍着那人哀求，另外的三幾個鑛警却過來拖開他們，那些人的態度是同樣粗暴，把拳頭打砂了，簡直成了家常便飯。

低微的哀叫，軟聲的哀求，粗聲的責罵，混雜在一起。咳嗽却停止了。吳洪發忽然用了很尖銳的聲音叫起來：「怕什麼？說走就走哪！我只有這一條命，就讓你們早些折磨死了也好。升義起來，不要求爹爹告奶奶的。怕什麼？他們要的不過是這條命！這

「條命走哪！走哪！」這聲音是把憤怒和悲痛混合在一起的。他說話時顯出了異常的精力，就像一個瘋人所有的精力。他說完不再等誰，一個人就掙扎着往前面走了，於是後面的人便努力跟上去。

「我有哪！我有的是這條命哪！我不怕！我什麼也不怕！」吳洪發在前面走着，却時時瘋狂似地發出尖銳的叫聲，聽那口氣似乎有些得意，而其實聲音裏却含着眼淚。他一面在笑，一面在哭。有時咳幾聲嗽，却没有停止脚步。鑛警們在旁邊鎮靜地繼續吹他們的口哨。

霧漸漸消散了。他們到了工作的地方，先去領了鶴嘴鋤和煤氣燈，然後到鑛坑的進口去。

天已經大亮了。是一個陰暗的天。在洞口聚集了四五羣人，陸續地走下洞去，一個緊緊跟隨着一個。洞口不大，只有二尺高一尺多寬，土帶着紅色，裏面却是黑漆的一片，在外面看得見的只是那頭幾步的階梯，是石頭砌的，白的顏色。這洞真像一張

大的嘴，紅的脣，白的牙齒，每個人走下去，就像被牠吞食了一般。

前面的幾羣人都走進洞裏了，其實這只能說是爬。他們沒有一點遲疑，沒有一句話語，脚步緩慢着，沈重的一下，接着又是沈重的一下，聲音是一律的，就像機械一樣。人都是沒有精神，垂着頭，躬着腰，一樣的麻布服裝。這些人因爲工作年歲久了，腳鐐已經被除了下來，但是帶慣了腳鐐以後，脚差不多不能夠自由地行走了，走起路來總是那樣有規律地搖擺，只是沒有鐵的響聲。

後來是應該升義這一羣人下洞了。他們和別人一樣垂着頭走着，機械地動着脚步，但比別人更困難得多，而且鐵鍊又有規律地「沙朗沙朗」一般響起來。和別人一樣，他們也提着瓦壺般的煤氣燈，火燃着，從壺嘴裏噴出亮的火，臭氣直向鼻裏沖，很難受，火光又刺着眼睛，他們只得半閉了呼吸，半閉了眼睛走。但這不能夠持久，終於要大大地吸着臭氣，以致許多人都嗆咳了，吳洪發嗆咳得要常常彎腰。

大家下了洞，都到了地底下。沒有陽光，沒有風，空氣臭得常常要使人嗆咳，或者

感到氣悶。階梯是斜的，踏到最後一個階梯時，路變得很窄了，却有許多小洞，是往不同的方向去的。依了這一個多月來的經驗，升義這一羣人走進了東邊的一個小洞。這洞是很窄的，人只能夠俯下去爬着走，路是微微往下斜的，但人在土上面爬着，不會覺得。每個人拿着燈，用手腕擦着土，困難地爬着，一個人的腳差不多要觸到第二個人的頭，這樣連接成了一長串，像一條長的百節蟲，每一節上燃着一盞燈，往前移動一步，每一節上就會發出鐵的響聲。

路漸漸寬闊了，於是忽然斷了，但那裏的洞却高得可以讓人站起來，而且地方寬闊得可以容這一羣人在那裏工作。

衆人把燈掛在壁上，嘆幾口氣，在溼地上坐下來，稍微歇一歇，使這疲倦的身子輕鬆一點，便開始用鶴嘴鋤去挖那「坑」。氣力大的人幾鋤頭就挖下一大塊來，放進麻布袋裏，前面的一端裝滿了，便把袋子掉過頭來裝，等到裝滿了袋子的兩端，他便可以出去交代一次了。但這樣做也需要長久的時間，對於氣力小的人那更是不

容易的事情。

這一天吳洪發顯得更衰弱了。他一舉起鋤頭就禁不住要喘氣，下不了幾鋤頭就咳起嗽來。衆人勸他歇一歇，他勉強應着，但依舊支持着身子去挖，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結果却挖不到幾塊。

「小吳，你這樣子是不行的，你會把性命送在這上面！我勸你歇歇罷。」老張關心地但又生氣地說，有點怪吳洪發不肯聽話。

吳洪發含糊地應着，依舊在舉鋤，同時在喘氣。

「你這個小夥子真是沒有辦法！」老張嘆息地說，「身子壞到這樣，還要拚命給他們挖，」他歇了鋤，用憐憫的眼光看那個病弱的年青人。

「挖！我在給我自己挖墳哪！挖，挖墳哪！」吳洪發突然瘋狂地高聲叫起來，臉上發紅，眼睛也發紅，他不顧衆人停了鋤看他，却用力舉起鋤向那壁上擲下去，再舉起來，却沒有氣力，手一鬆開，鋤落了。他跌倒似地坐在地上，兩隻手捧了臉低聲哭起來。

衆人驚惶地看着他，不動一動。升義默默地走到他的身邊，忽然從自己的麻布袋裏抓出幾大塊「堯」塞進他的袋裏，做得這麼快使衆人不明白這是什麼用意。升義又在他身邊說：「你就歇歇罷，不要緊的，我說過，我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然後又擡起頭對老張說：「你爲何要對他說這些不懂事理的話？你不曉得每天不交出那幾袋「堯」是不行的嗎？你只會說空話！你們上了年紀的人都只會說空話！」

老張起初鼓着腮不作聲，過後忽然丟了鋤在地上，跑到吳洪發的身邊，却對升義說：「你對，你對！我們只會說空話！」於是也從自己的袋裏抓了幾塊「堯」放進吳洪發的袋裏去。

「你們這樣，難道我這付老骨頭就貪心到一點兒也不肯拿出來嗎？我也有良心的！」另一個上了年紀的砂丁感動地跑過來淌了眼淚地對大家，對自己說話，於是也抓出他的份兒給吳洪發。

接着其餘的人都圍過來。衆人都拿了「堯」給吳洪發，他的袋裏已經裝得滿

滿的，還剩了些堆在面前的地上。

「夠了，夠了，你們拿回去，我不要，」吳洪發揮着手又哭又笑地說，隨後便捏了一個「堦」在手裏死死看着牠。

「好，現在就讓他一個人歇歇罷，大家不要吵他，」升義寬慰地說，眼睛裏閃了淚光，他很感動，却完全忘了自己。

衆人又散開了。大家回到原來的地方，帶着感動的心情繼續努力地挖「堦」。等到每個人裝滿了麻布袋，人已經疲倦得要死了。那許多「堦」異常沈重地壓在他們的背上，使他們爬出洞口時感到加倍地困難。後來登上了階梯，俯着身子，用鋤來撐住，走一步，身子搖晃一下，麻布袋搭在肩上，胸前是沈重的一堆，背上也是沈重的一堆，重重地壓着他們的身子，出了洞口，卸下麻布袋交出去，換了空袋子和竹籤。

於是他們丟了鋤，跌倒似地躺在地上，鐵青的臉色，眼睛緊閉住，呼吸停止了，身子直伸伸地仰臥着，手和腳都不動，就像死去了一般。這樣繼續到好幾分鐘，直到鐵

警來催促的時候。

六

落了幾天的微雨以後，接連有一個多禮拜都是晴天，砂丁們照常工作來挨這長的日子。自然日子是逐漸在變短了，但他們一點也不覺得。在他們日子永遠是長的，那麼長，長得就像沒有窮盡的時候。工作永遠是單調的，眼界永遠是單調的，悶得要死人的地洞，陰暗的「鑪房」，沈重的土塊，兇臉的鑛警，灰黃色的糙米飯，和着鹽煮的黃豆，這些構成了他們的全部生活，永遠沒有改變，稍微有點改變的只有那天氣：陰天，晴天，雨天。

在晴天也沒有花，沒有笑。沒有女人。日子同樣是很長的。但是在晴天裏吳洪發的身子却比較地好起來了。

一個早上天還沒有亮，他就在乾草上面醒了，他急急喚起睡在他身邊的升義

告訴說：「升義，我剛纔做了一個夢。」聽他說話的聲調，顯然這夢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夢。

「做夢？我這個夢還沒有做完！」升義含糊地說。「你也做夢什麼夢？」

「我夢見我回家，我發了財，坐了一乘大轎子，一直坐到我的大門口。」他激動地說，聲音抖得很厲害。

「大門口？」升義比較清醒地嗤笑起來。「不是在那個爛泥缸似的窄巷子裏面嗎？那個又低又窄又髒的破門道……」

「我給你說，那是做夢哪！」吳洪發着急地分辯道。「我的家是一座高大的房子裏面有許多人出來迎接我。我的女人打扮得漂亮。他們把我接到裏面去。我快活地對他們說：『我發財了，我發財了。』我看見房裏廳裏都堆着金子。我的死了的老母親也活着。她笑，我的女人也笑，我也笑。——」說到這裏他忽然住了口。

「好，這是很好的夢呀！」升義笑着說。

「但是我的一個牙齒忽然掉了，吳洪發鄭重地說。

「牙齒掉了，痛不痛？」升義隨便地問。

「那是在夢裏哪！」吳洪發着急地說。「人家說夢見掉牙齒就會死掉親人，不是真的？」他很耽心地問。

「哪個曉得？不要說夢話了！趁天還沒有亮多睡一忽兒，等一會又要起來下洞去了。」

「他們說這種夢是百回百準的，」吳洪發固執地說。升義不理他。

「我怕——我的女人會——」他恐怖地自語着，聲音抖得非常厲害。

升義翻了一個身，用緩慢的聲音去勸慰他說：「小吳，我勸你再睡一忽兒罷。不要老是想夢。夢是靠不住的，我就不相信夢！」

「夢是不可不相信的哪！你不記得我們前街裏的小陳，他夢見掉了門牙，跟着就死掉母親嗎？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我的女人是死定了的，」吳洪發說到後來

差不多要抽泣起來了。

老張在對面醒了，粗聲問道：「小吳，什麼事情？你總是常常這樣吵得人家睡不着覺！」

「我的女人是那麼好……那麼好。現在沒有了，」吳洪發抽泣地說：「她會天天在家裏頭望着：『我的男人爲何去了這許久都沒有音信來哪？』她望着，望着，然後就躺下去死了。什麼事情都完了！」

「什麼話？你在叫些什麼話？你的女人死了！哪兒來的消息？」老張摸不着頭腦驚訝地問。

「他做了一個夢，夢見掉了牙齒，」升義嗤笑地說。

「呸，」老張翻了一個身，頭向着牆壁吐了一口痰在那上面。「真是見鬼！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說你們年青人都不行。夢見掉牙齒就想到老婆死，就哭。夢，那就是夢。眼睛一睜開，什麼都是假的。只有女人才相信夢……你看你在這兒不死不活。」

的，今天保不定就有明天。隨便什麼時候人家要你死，你就會躺下去兩隻腳一伸直，萬事都要拋掉，還捨不得一個老婆嗎？老婆，哪個又沒有老婆？我的老婆比什麼女人都好，我也沒有爲她哼過一聲。你何苦就鬧得我們天天睡不舒服！是男子漢，就是要我們自己死，我們也不掉一滴眼淚。」

吳洪發不答話，還在低聲抽泣。升義在旁邊覺得話說得太重了，就有點不舒服，便說：「你這人豈有此理！人家那樣苦惱，你還只想睡得舒服。在這地方我們和貓狗沒有兩樣，你要舒服。是想養肥了給人吃得飽些嗎？」

「爲什麼不要舒服？」老張有點生氣了，「就是死，我也不怕。睡覺是要睡夠的。我不怕，折磨死了，過二十年又是活鮮鮮的一條漢子。男人的眼淚比金子還值價，你看我自從到這兒來就沒有流過一滴淚。像你們這樣天天號哭着還行嗎？……哼，養肥了給人吃得飽些？你會說，有本事你起來和鑛警打一架呀！在這兒做砂丁，都沒有臉面。」老張還在咕噥，他這樣說，並不是對升義生氣，他是對鑛警生氣，對公司生氣，

對整個鑛山生氣。

升義自然也生氣，這些話刺在他的心上，很使他受不下去。他想着，他想着老張的話做砂丁沒有臉面；有本事和鑛警打一架。什麼人還說過，年紀青青，身子結實，有氣力，是不怕天不怕王法的。他現在却在這裏給別人做豬狗。真丟臉呀！銀姐在那遠遠的，有兩天多路程的地方，銀姐還以為她的升義哥在這裏挖金山，找許多錢去給她贖身子，她說過：「你是一個好人。」她還以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呀！誰知道他却在這裏整天在洞裏挖「堦」，看不見一個錢眼兒。給人家踏，給人家罵，給人家做奴隸。砂丁，在鑛警的眼睛裏砂丁還有一點兒人樣嗎？

年青人究竟是有熱血的，這樣想着就禁不住要生氣，想到自己有這樣結實的身子却給人家踏踐，同時又彷彿看見銀姐的一雙眼睛，這眼睛水汪汪地望着他好像是在責備：「你好不害羞呀！一個男子漢却讓人家給釘上腳鍊，像女人般聽話，像烏龜般縮頭。你不會起來動一動嗎？」他覺得全身的血都衝了到臉上來。而且那腳鍊

就像紅鐵般烙着他的腳脛，乾草刺着他的身子發痛。

「我不怕，我要逃，我要逃走。我要回家去看我的女人。我怕什麼呢？我有這條命就把這條命給你過二十年又是一條活鮮鮮的漢子，那時候再來報仇。」在一些時候的沈默以後，吳洪發忽然瘋狂地叫着就從乾草鋪上擡起來，一次跌下去了，又來第二次。他撞着了幾個人的躺臥着的身子。他急急向着門撲過去。兩隻血紅的眼睛穿過半黑暗望着那鎖住了的門。

「逃走！」這個大膽的思想像火花一般在升義的頭腦中閃了一下。他帶着激動的心情默默望着吳洪發的瘋狂般的動作。最後他看見吳洪發撲在門上死命地搖撼那鎖住的門，他忘了自己地爬起來，正要奔過去，這時候屋裏起了種種的聲音，差不多全房間的人都醒了，外面也有些聲音。

忽然，槍聲一響，一個清脆的聲音打進衆人的耳朵裏，接着又是一響。吳洪發倒下去了。

衆人驚駭着，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他們都蜷伏在乾草上面。門開了。幾個鑛警進來，房間裏被煤氣燈照亮了。他們把吳洪發擡了出去。門又被鎖住了。沒有燈光，大家依舊躺在半黑暗裏，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大家疑心做了一場惡夢。

這房間裏的十多個砂丁都不能夠再睡了。他們驚忍着，訊問着，談論着。激動和恐怖壓迫着他們。

天亮了鑛警來告訴他們，昨天晚上又有一個砂丁逃走，被鑛警開了兩槍才打死了。

衆人伸出了舌頭。

至於吳洪發的命運呢？鑛警回答說：「吳洪發病得太厲害，須得醫治一下。」
升義和老張爭着問病室在什麼地方，他們要求着去看他們的同伴。

那鑛警冷笑了一陣，回答說：「不要緊的，會有人給他照料。死了時也有人給他收埋的。」

他們再問下去，就得不着一點回答。而且他們馬上就要動身到鑛裏去了。

沒有霧，吹着微風，太陽剛剛從天邊升起來。窄小的山路蜿蜒地躺在他們的脚下。他們的眼睛看得清楚周圍的一切。他們走着這單調的路程，懷着沈重的心。走到另一個「鑛房」的附近，那土路上面忽然現了許多的黑紅的跡印，是一點一滴的，這跡印也是蜿蜒着，約有好幾步路光景，就另外現了些濃顏色的大點子，是聚集在一處的，但却偏向路邊接連地滴下岩石去了。

衆人明白這是一個人挨了槍後跑了好幾步光景，才挨了第二槍便在路旁邊站了片刻終於跌倒，從這路邊滾下山去了。這是一幕多麼慘痛的生命掙扎。看了這血跡，衆人覺得牠們還有熱氣，又彷彿看見牠們怎樣從一個活潑的身子裏流出來。於是每個人都給恐怖佔有了。他們低下頭戰抖地走了過去，不敢再回頭去看一眼，雖然鑛警還在說：「看哪，這就是那個砂丁的血。他就是在這兒打死的。」

後來大家下了鑛，依舊和平常一樣地挖着土塊。在下鋤的時候也有人在談話，

但是不知道怎樣大家總覺得有些兒冷靜，而且缺少了什麼東西。自然少了一個吳洪發，其實還少了那人的咳嗽和喘息，那人的有時瘋狂有時又傷感的話語，並且還少了那些以他爲中心而做的動作。

雖然只有這樣短的時間，但他們已經覺得砂丁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地更慘苦了。

晚上帶了疲倦的身子回到「鑪房」裏，有的人還在談話，但升義却躺在乾草上面默默不作聲。他閉着眼睛不看一切，不聽一切。他抑壓住一切的思想。他只是喃喃地唸着：「銀姐，今晚上到夢裏來同我相會罷。」

這晚上在「鑪房」裏的沈悶空氣中他果然做着長的夢。但是他並沒有看見銀姐。他只看見吳洪發。他和那人一塊兒逃出去，走不到多遠，鑛警追來了。一槍打着吳洪發的膀子，他們還是向前面跑，再一槍打來又打進吳洪發的身子。他們兩個就從山上滾下去。奇怪他們居然滾到了趙二祖宗廟門口，沒有人在那裏，他扶着吳洪

發進去，剛走到神龕下的供桌前面，吳洪發發出一聲哀叫，就倒在地上。他俯着身子去看，那人已經死了，一身是血，把他的雙手都染污了。他悲痛地擡起頭來，在他的四週都站在鑲警。每個人拿了手槍對了他描準着……

他醒了，房間裏是黑漆的一片。他分辨不出來自己在黑暗中佔着什麼位置。他的心抖得很厲害。他仔細思索，猜不出這夢暗示的是什麼預兆。兩個人逃走，一個死在趙二祖宗廟，一個在那裏被捉回去。這是什麼意思？

忽然在沉悶的鼾聲中間，一個顫抖的微弱的聲音響起來了：「這也是一條性命呀！」只說了這一句，聲音就止住了。升義分辨得出說話的是一個姓周的中年漢子，不，他的頭髮已經灰白了。在平常他總是憂鬱着，沈默着，不喜歡說話。現在他却開口了。「就饒了他罷，他也是老母親養下來的呀！」接着他又說了幾句含糊的話，聲音很低，升義不能夠聽清楚。過後那人翻了一個身，嘆息一下就不再有了聲響，顯然是他又沈沈地睡去了。

這房間裏沒有什麼變動。無疑地那人是在說夢話。但這短短的話語已經夠使升義恐懼了。他開始想像那人在夢裏所經歷的情景。他禁不住緊緊按着那跳動得很厲害的胸脯，他不能夠移動身子，他彷彿已經死過一次了。

過了好一些時候，他還是不能夠闔眼，他大睜着兩隻眼睛望着那黑暗的屋頂。那上面忽然出現了吳洪發的憔悴的面孔，和平常是一樣的。他不覺伸手去觸他的身子的左邊，那裏空着，他的手挨着刺人的乾草。「小吳，你還活在人世上嗎？」他悲痛地自語着。過後他又去思索先前的那個夢景。

那夢也許是個不祥的預兆，但逃走的思想却像電火般又一次閃過他的腦裏了。

七

吳洪發從此就沒有回來，他們問不出他的消息。不到幾天就有人來填補他的位置。那是一個身材比較高大的漢子，年紀快四十歲，沒有姓名，別人叫他做癩頭和尙。這個人沒有帶腳鐐。

癩頭和尙真是個多嘴的人。他的話比什麼人都多。他來了以後這個房間突然變得熱鬧起來。他在這裏住得久，知道的事情多，什麼話都說，也喜歡談女人。

說到吳洪發他吐着口痰說：「呸，你們還以為他會活着嗎？我恐怕他的骨頭都早給野狗啃光了。在那邊山坳裏有許多野狗，這裏死了人就往山坳裏丟去喂狗喫。沒有一個死人逃得過這關頭。我們有一天死了，也是一樣。」他說着像是很得意，並沒有絲毫懼怕。

好幾個人伸出了舌頭，有的搖擺着臉把牙齒弄得響。

「怕什麼？人死了，眼睛一閉，什麼都完了。狗來啃我的骨頭，我又不會覺得痛。我不怕，我什麼也不怕！我到這兒來就不是爲找錢，我情願來做砂丁，所以他們簡直不叫我帶腳鍊。」他說了，就得意地微笑，張着嘴，露出兩排參差不齊的黃黑牙齒。

情願來做砂丁！升義想這人也許在開玩笑！一個人有高大的身子，結實的拳頭，什麼地方不好跑？卻偏偏跑到這裏來做砂丁！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升義實在不相信，但是看這人的神氣，又不像在開玩笑或者騙人。他覺得對於世上的事情他真正有些兒不了解了。他沈默着，卻看見別的砂丁在搖頭，顯然是表示不相信那人的話。

「你們不相信？」癩頭和尚起勁地說，又吐了一口痰。「你們不懂！這兒有什麼不好沒有錢？我本來就不要錢！我又沒有家，一個人灑灑脫脫，要錢幹什麼用？我是自己跑到這兒來的。他們曉得我不會跑開。每年我也多少拿到一點工錢，就請了兩天假，跑進城裏去，就只往賭場裏跑，要不到兩天工夫，我就把錢通統送給了賭場老板。

一天也不停留便跑回來埋頭兒挖「堦」……」

「請假？」升義驚喜地這樣問。一線希望又來觸動他。

「請假，這兒是沒有這規矩的。不過我和鑛警們熟了，他們曉得我不會跑開，也就隨便放我去一兩天。他們也曉得我的拳頭結實，就落得做個人情。」說着他又現出得意的笑，露了黃黑的牙齒。

衆人用了崇拜的眼光看他，升義仔細地回味着他的話。升義想：拳頭結實，鑛警也落得做人情，他爲什麼去了又會回來呢？要是換了這人是自己，去了無論如何是不會回來的，世界是那麼大，什麼地方不好跑？即使不要錢，也要過活得自由呀！自由的地方和心愛的女人在一起，這樣想，自己心裏便熱烘烘的，恨不得背上就生了翅膀飛回家裏去。升義的臉發紅了。

「在這兒住着也有些地方比外面好。第一，你會把外面的事情全都忘掉，你連自己的姓名也都忘掉了，人家叫你癩頭和尚。這個綽號哪點不好！我每天要挖那麼

多的「墟」，到晚上躺下去，什麼事情也不管。這樣子多麼舒服。我有時候連我自己是什麼人都忘記了。我只曉得我是癩頭和尚。我的姓名嗎？沒有人曉得，連我自己也不曉得！癩頭和尚說着，拍拍胸膛。

老張嘆口氣，有些不同意他的話，於是反駁說：「一個人連姓名也沒有，有什麼好？我們男子漢四方跑，無非爲了貪圖做點事，留個好姓名。你連姓名也忘了，只記得一個綽號，有什麼好處？槍子打進去還是要流血，挨了打一樣要痛。在洞裏挖起「墟」來還是一樣地吃力……」

一個叫做老王的中年人帶笑插口說：「忘掉自己的姓名怎麼好？倘使你將來回家去，你的老婆不認識你，問起你貴姓，你怎麼答應呢？我是一癩頭和尚，」你就這樣說嗎？」

人們笑了，但馬上又收斂了笑容，這種笑法在這裏很是平常的。因爲在任何時候每個砂丁都被那陰影壓迫着，那陰影就像鬼魂一般抓住他們的靈魂，使他們就

在暫時的談笑裏面也不能夠忘掉牠。

「回家去？你們還想回家嗎？你們要活着出去，除非求趙二祖宗來保佑！在這兒挖「堯」便是身子結實的，也活不過十年，我在這兒也不過六七年光景，我就看見死了一百多！還有逃走被槍打死的也有好幾十。只有幾個人是逃出去了。那邊山坳裏不曉得丟了多少屍首！都給野狗吃光了。我看見帶着血和灰的骨頭，是被狗啣了出來丟在路旁的。你們還想回家！」癩頭和尚不等老張回答別人的話，就搶着說下去，他說得很起勁，臉上永遠是現着得意的笑容。他說到使別人戰抖的地方，他自己連牙齒也不打戰。

「呵，」許多人都這樣叫起來。有些人暗暗在想：性命就這樣不值錢嗎？又有人想：我的輪值什麼時候會到呢？大家都害怕，怕得不敢多說話。

他卻笑了：「這地方有一件事情不好，就是沒有女人。女人雖然有些賤，可是卻也夠逗人愛。走一步路，笑一笑，還有，是那麽圓，那麽嫩，那麽白……咳，我的媽……」

他忽然止了話，他開始在想，臉因了夢幻似的表情變得可笑，但後來又變得莊嚴了。說到女人馬上就使屋裏的緊張空氣鬆弛了一點。大家都開始去想自己心愛的女人，有的人就嘆氣，還有的人就躺下去閉着眼睛預備做夢。升義記起他和銀姐的約言，就暗暗喚着那女人的名字。老張慢聲談着他的老婆的好處，但沒有人注意他。不久衆人都睡熟了。

深夜房間裏起了一些聲音，但沒有人覺得。第二天早晨大家醒來發見樑上吊着一個人，眼睛突出，舌頭伸出了一小半，身子已經冷了。這人有三十多歲，從來不愛說話，而且性子好像很孤僻，臉永遠是陰沈沈的，卻不看見他抱怨過什麼。

這人是用褲帶吊死的，但他怎樣黑暗裏在把褲帶拋到樑上去結起來，就沒有
人知道了。

大家更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尋死。「他永不會說話了。這個人在生沈默着，臨死也沈默着呀！」升義不禁要這樣想。那個姓周的中年人卻在旁邊哭了。

大家嚷着，鑛警進來把屍首取下來擡出去。他們看見死人，臉上現出了討厭的表情。一面擡着，年長的鑛警就問一個年青的道：「老五，你說，這個月裏頭一共死了幾個？」

「總在十個以上罷，哪個有心腸去牢記這個？」年青的冷淡地回答，過後就掉開頭向着乾草上面吐了一口痰。

「像這樣子下去是不行的！」升義看見屍首擡了出去，就低聲對老張說，話裏暗示了一種意思。

老張看他幾眼，這眼光是探索的眼光。過後他就說：「等着罷。」

「老張，還不出來？就要動身了！」鑛警在門外叫。

老張應了一聲，接着便咕噥道：「老張！今天喊老張，明天喊老張，總有一天會沒得你喊的。」他終於跟着升義出去了。

這一個「鐘房」的別一間房裏，有一個砂丁快要瘋狂了，但人家還要他照常

下洞去。這一天升義在洞口碰見他，年紀不大，臉上塗着灰泥和鼻涕。他笑就和哭一樣，腳脛上釘着鐵鐐。

他站在洞口邊許久不下去。他望着洞口笑。

「小黃，下去哪！」鑛警在後面厲聲催促道。

「小黃，你的爹才是小黃！我姓黃，你的爹才是小黃，你的老母親給我——」他紅着眼睛，起勁地望着鑛警罵起來。

鑛警生了氣，跑上前去不等他把話說完一把搶過他手裏的燈，弄熄了，一面就拿槍柄在他的頭上打。小黃倒在洞口的地上，但過後又爬起來扭着鑛警廝打。

站在附近的人有的圍了過來，有的轉身便跑，往四面跑，因為脚上有鐵鐐，大家都跑不動。鑛警們馬上警戒起來，向着天空放了幾響空槍，就把衆人攔了回來。那個發瘋的年青人被打得半死給人拖走了。

衆人被押送回到洞口，一路上被鑛警們嘲罵，沒有一個人出來頂嘴。他們走下

洞，慢慢地爬下去了。

晚上回到「鑪房」裏，大家疲倦地睡了。

升義暗暗喚着銀姐的名字，預備做着會見銀姐的夢。隔壁房間裏有人在呻吟，後來叫聲起了：「我姓黃，我是小黃。我是你的爹呀……我要回去！我有老母親，我有女人，我有小孩……你不放我嗎？你打我打得好！我也要打你！你狗養的，你的老母親陪我睡覺……我是一個大人物！我是你的爹！你敢打你的爹嗎……看我有這許多人！他們都有槍，喂，你們也放槍呀！衝過去去，去，哈哈。喂，你是潘師爺，還有你王師爺，你們都跪下來嗎……我不下洞去了。你們去挖「堊」罷，我不高興挖了……滾開，誰要你們告饒！給我打再打呀……哈哈，打得痛快。我，我是小黃呀！我不是砂丁。我有槍呀！看我來放一槍……痛，你們也曉得痛嗎？你們也有血嗎……痛快……我要回家去了……」

叫聲並不大，但升義他們卻聽得很清楚。聲音突然止了，可是他們想着那些話，

許久不能夠閉眼。

第二天天一亮他們就聽見隔壁的哭聲，是另一個人的，也許哭的不止一個。

後來他們才知道那個發瘋的人昨晚吊死了，也是用的禪帶。

「又看見一個人死了！」老張用沈重的聲音說。「說不定有一天晚上我也會這樣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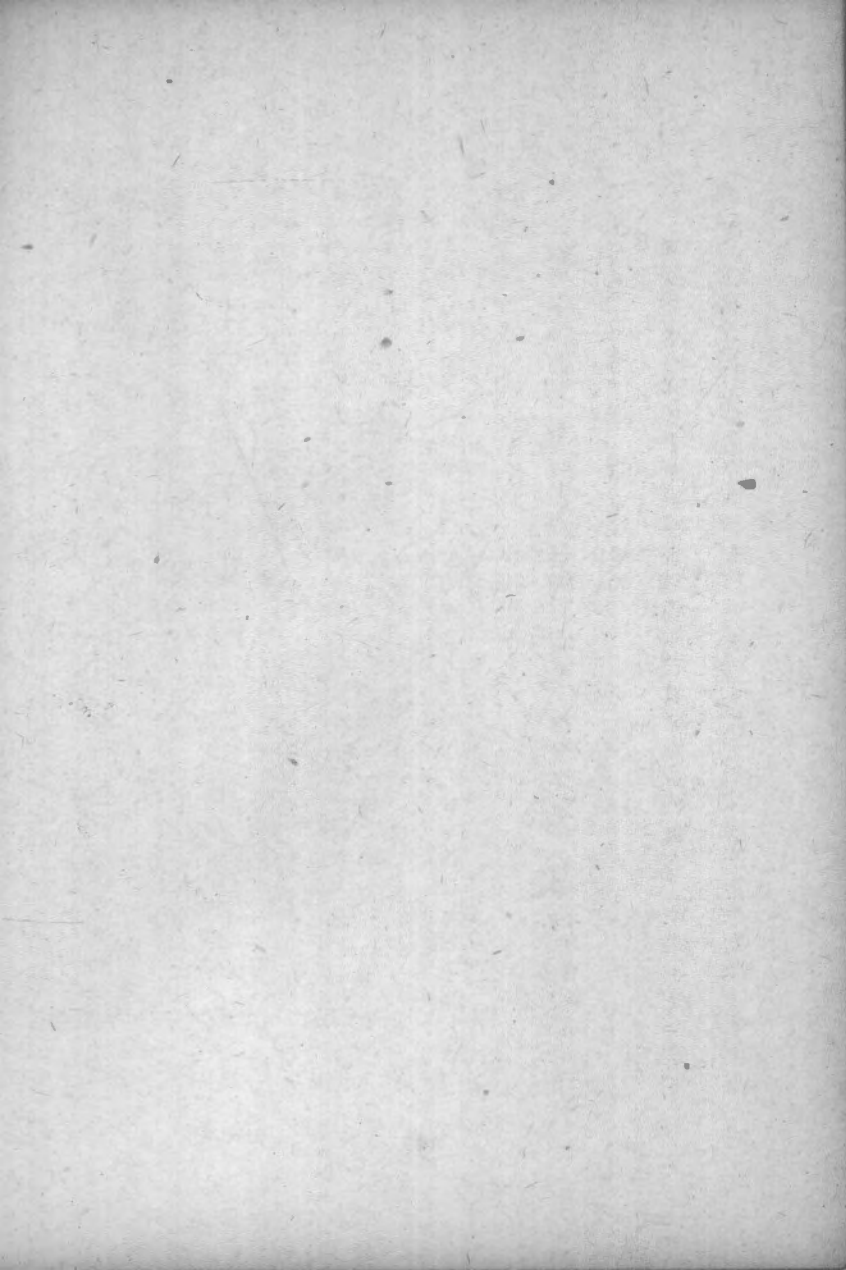
升義吃驚地聽着這話，他又在想老張近來變得多了。但馬上他就問自己：「難道我也會這樣死嗎？這樣下去我怕我自己有一天也會發瘋的。」

「呵……這裏怕有吊死鬼罷，一連兩晚上都有人吊死！今晚上不曉得會輪着哪個？」那個姓周的中年漢子驚恐地說，他的臉變成了鐵青色。

「說不定就輪着你。今晚上要是真有吊死鬼來，看我就和牠打一架，」癩頭和尙生起氣來，捏着兩個拳頭在空中晃，說着話就露了黃黑牙齒。

升義看見禁不住要羨慕這個人。但是他過後又想，有這樣的拳頭爲什麼不用

來對付鑽警呢？



下了兩三天的微雨，山路便泥濘起來。陰雲籠罩了全個鑛山。每天早晨在暗灰色的空氣裏，一羣一羣的砂丁垂着頭用那穿着草鞋帶着鐵鐮的腳去走那泥濘的路。沒有一聲笑，他們簡直不談話，大家埋下頭走着，走着，就像一些鬼魂。

在地底下砂丁們照舊地爬着，挖着，但是工作卻比平時要困難多了，洞裏積了雨水，土也變成了泥濘，他們就在泥濘裏面滾。

公司方面不叫停工，砂丁們望晴天比望什麼都殷勤。大家抱怨着雨，大家詛咒着雨。於是晴天來了。衆人都覺得高興。

太陽從東邊爬起來，大家親眼看着，相信這晴天是確實的了。路開始在乾燥，脚步踏下去要比較舒服些。不知道怎樣大家今天看見太陽特別歡喜。每個人都昂起

頭讓那新鮮的，溫和的空氣撫着他們的臉。這愛撫，就像女人的溫柔的手的愛撫，這是多麼使人沈醉的愛撫呵！那個身材比較高大的癩頭和尙開始弄尖了聲音哼起女人想男子的情歌來。許多的人微笑了，他們聽見歌就想到女人，想到女人每個人的心都軟了。便是那些鑛警今天也露了笑臉。

在洞裏挖「墟」的時候，大家笑着談話。大家談論着女人，因為只有談到這事情才可以使人忘掉愁苦。

「我老婆是那麼肥白，那麼嫩，那麼圓……她笑一笑，走一步路，說一句話，真迷人呀！還有……真說不完。但是女人總是賤東西，她們軟得就沒有骨頭，哈哈，」癩頭和尙說着接連大笑了好幾次。

「那麼你的老婆如今在什麼地方？你就不想她嗎？爲何撇了她一個人跑到這兒來？」升義接着問。他又想起了銀姐……笑一笑，走一步路，說一句話……他想像着這一切。

「她跟人跑掉了！」那人說着，臉色一點不改變。

「跟人跑掉了？哈哈……！」大家都笑起來。

「她爲何要跟人跑掉呢？有着你這樣好的丈夫，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拳頭結實，難道還不夠嗎？」升義嘲笑地說。

「是呀！我也是這樣想。但是人家有錢呀！錢呀！」癩頭和尚說，態度和平時一樣，但是眉毛那裏已經潛伏着憤怒的萌芽！

「錢，錢又有什麼厲害？但是你有拳頭呀！」老張紅了臉在旁邊冷笑說。

「拳頭？不錯，我有這拳頭！」他說着就捏緊兩個拳頭在空中晃，臉色開始變了。

「而且我還有刀子！」他咬緊牙齒。

衆人不開口只是注意地看他。他們有點害怕，知道在這個人的過去裏一定發生過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件不能夠忘記的事情。

「我老婆生得漂亮，我白天又不在家，有錢人看上她，用盡方法來勾引她，她到

底上了鈎。她撇了我跑到他家裏去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打官司到衙門告狀，我又打不過。他有錢有勢，做官的得了錢當然替錢說話。」他說着把拳頭往空中一擊。

「呵……」有些人這樣沈吟着。

「但是我不怕，我什麼也不怕，我有刀。我拿了刀子跑到他家裏。我把兩個人都殺了。沒有人敢捉我。我跑出來。衙門裏出了幾百塊錢的賞格捉拿我。我就跑到這兒來。就永遠沒有回去過。不曉得那件案子到現在了結了沒有。」他說着沒有一點怕懼，沒有一點懊惱，眼睛裏只射着憎恨的光。

「你真的把兩個人都殺了？」升義吃驚地問，有點不相信。

「怎麼不真？我還拾起刀子，舐了那上面的血，我老婆的血和那個男子的血。」癩頭和尚咬着牙齒說，臉上露了一個兇狠的冷笑。

親手殺了兩個人，殺了自己的老婆，還吃了人的血，自己老婆的血。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人站在他們的面前，沒有一點假。自然這個人不會說大話。看那臉

色，看那語調，看那身材，這個人是說得出做得出的。這個人是砂丁，每天過着豬狗般的生活，但是他做起事來比鐵警還要兇。他殺了兩個人就象殺了兩隻雞，沒有懊悔，沒有恐懼，他還要憎恨呀！

「殺人虧你下得手！殺人究竟比不得殺雞呀！我連雞也沒有殺過！」那個姓周的畏怯地說，聲音裏帶了點戰抖。

「哼！」他吐一口痰在牆壁上面。「殺人比殺雞要容易得多！怒火在心裏燃燒起來，你什麼事都幹得出！你咬牙切齒地恨那仇人，仇恨就把你迷住了。不要你想到，你拿刀子殺了人，你還覺得就像在做夢呀！」

「你現在就沒有，一點懊惱嗎？過了這許久你都沒有一點懊惱嗎？」升義問。

「懊惱？有什麼懊惱？我只有恨！我殺了他們，我就有好處嗎？他們如今舒舒服服地躺在墳墓裏，我却躲在這兒做砂丁，做一輩子的砂丁，沒有出頭的日子。我只有恨！我到死都恨的！」癩頭和尚說着臉上又露了一個瘡笑，他用力把鋤頭在壁上打，就

像在打一個人的身子。

憎恨竟然是這麼深！通過了這許多年代，人死了，憎恨還沒有死，牠是這樣活潑地存在着。這個人的從前的平靜似乎都是假的。到了現在他也開始覺得這永久的砂丁的生活是怎樣的難堪了。這恨，這沒有終局的恨呀！——這樣想着，升義就被一種深的煩愁壓倒了。

這時候在外面天氣已經變了。大的雨點落下來。在裏面他們還不覺得。大家用力去挖「堦」，因為在先前的談話中，許多時間就白白地過去了。他們還不會挖到半個袋子。

他們挖着，他們用力挖着，有的人看看就要挖滿一個袋子了。忽然一個人驚訝地自語着：「怎麼，地下這樣滑！這麼多的水！」

「下過兩天雨，路當然要滑。依理說有這麼多的水，今天就不應該下洞。幸好今天是個晴天，要是再下一場大雨，我們就會沒有命了！他媽的！他們只顧發財，哪兒把

我們砂丁的性命放在眼裏！」癩頭和尙起初解釋，過後就抱怨起來。他放下鶴嘴鋤，吐了口痰在手掌上，把兩手合起來擦，了擦，然後拿起鋤又用力去挖。「挖。」

「說空話有什麼用處？你有拳頭，你有結實的拳頭呀！爲何你不拿拳頭去對付他們呢？你只會挖「挖」，你只會用氣力去挖。挖多了好使他們多發財呀！」老張停了鋤，圓睜起那一對血紅的眼睛，望着癩頭和尙生氣地說。

「你給我閉嘴！」癩頭和尙用兇惡的眼光看他，神情很嚴厲。「你說話要當心。我的拳頭是不好惹的！你想我害怕他們？吓我冒了火，什麼人都不怕。你看着罷！什麼師爺！什麼總爺！有一天都會給我的拳頭打掉的！我不高興做一輩子的砂丁。他們要發財，就叫他們自己來挖！你怕我不曉得每年的幾千幾萬的亮銀元是哪個掙來的嗎？那上面都是血，都是我們的血！我要去和他們算帳！我的拳頭是不認得人的！」他愈說愈生氣，鋤頭下得更勤快。「我挖，我在給他們挖墳呀。」

「好，說得好！」老張丟了鋤，接連地拍掌說，他的聲音，他的臉色都帶了瘋狂的

樣子。

「喂，你們聽，這是什麼聲音？」升義忽然驚訝地說。

「水，水，從哪兒流來的水呀？」老王丟了鋤大聲叫起來。

水已經蓋了衆人的脚。地下是一片和着的污泥的水。

「不要緊。你們真沒有用，這樣大驚小怪！今天是個晴天，還怕漲水嗎？挖哪！大家用氣力挖哪！給他們挖墳哪！挖一座大墳把什麼師爺，什麼總爺，都埋在裏面！」癩頭和尚不管別人驚恐地叫喚，却只顧用氣力去挖。「墟，」連頭也不肯埋下去看地下。

「不行！你看，水還在漲，呵！水還從上面流下來。」癩頭和尚，你看！真正不要緊嗎？」升義丟了鋤去拉癩頭和尚。

癩頭和尚便停了鋤把眼睛俯下去看。鋤還被他緊緊捏在手裏。

「呵！不得了！大水來了！」癩頭和尚發出了這恐怖的喊叫。「快拾起鋤頭來！趕快逃命。洞口會被封着的，我們要用鋤頭哪！」他斷續地叫着，面孔變得非常陰沈，使

人看不出他這時在心裏想些什麼。他恐怖，但並不驚惶。衆人知道情形是嚴重了。

水不住地沿着洞口流下來，水流得慢，有響聲，裏面夾了不少的污泥，顏色昏黑。「逃呀！當心燈！燈要緊！」衆人嚷起來，爭着出去。在泥濘中，大家脚上又有鐵鏟，拔步很困難。

「逃哪！你們先逃哪！我不要緊！」癩頭和尚大聲在催促。「不要丟開鋤頭！等一會就用得着牠！」

但是除了兩三個人外大家都早把鋤丟了，也沒有人去拾起牠，大家唯一的思想就是馬上跑出去。

有幾個人已經爬在洞眼裏了。老張是第一個。他在前面爬，把燈拿出水面，照亮着路，但看不見什麼，只看見那一片昏黑的水，水時時打着他的臉，很痛。他昂起頭免得陷在水裏，他的身子差不多要被污泥陷住了。他用了很大的氣力向前爬了幾步。前面的水衝過來又把他打退了一步。他一個不留心，手一鬆，燈就落在水裏熄了。他

的頭疲倦地埋進水裏，眼前一陣昏黑，耳朵旁邊響着鈴聲。

「燈熄了！快爬呀！你現在就爬不動嗎？」有人在後面推動他的腳，着急地叫起來。「老張，快爬呀！」

他本能地擡起那污泥淋漓的頭，用了大的努力向前爬了幾步，後面的人跟着爬上去。

「當心燈，燈要緊！」後面有幾個人叫，就在這時候又有幾盞燈落在水裏滅了。

「快點爬！快點爬！」

「救命呀！」

「快點爬哪！」

「當心燈！你的燈也落了。」

「我的老母親呀！」

「我的女人呀！你的丈夫永世不回家了。」

「老天爺，你是有眼睛的。你什麼都看得見。你曉得哪個該死，哪個不該死！」

許多悲慘的聲音叫出上面的話。

「不要鬧，大家要鎮靜點！乾叫也沒有用，快點爬哪！」癩頭和尙大聲叫，他的確比較鎮靜。他爬起來並不很費力，但他却留在後面爬，讓那些駭得幾乎爬不動的人爬在前面。他把頭高高舉出水面，一隻手拿着燈，一隻手抵着地，鋤頭插在背上。只有他手裏的一盞燈還燃着，給這洞裏留一點兒光亮。

「救命呀！依舊有人在叫喊。」

「大家求求趙二祖宗保佑罷！善人是有善報的。」老張感到了一種最後的力量在鼓動他，忽然像從夢中醒過來一般，在前面大聲叫起來。他這樣表示出對於正義的最後的信仰。他用着瘋狂的力量繼續去和水掙扎。他把頭擡出水面，兩隻手死命地抵着地，用力去移動身子。他爬了一些時候。有時爬得疲倦了，水衝過來，他的手一鬆，身子馬上就往後面退，但他連忙又把兩手抵在地上，支持着身子不要再退，然

後再往前面爬。在他的後面是那姓周的漢子，再後面就是升義和其餘的人。

「癩頭和尙你比我們曉得多。你說我們還逃得出去嗎？你說哪！」升義大聲叫。在後面的人馬上重述着這問話。每個人所急於要知道的就是這個。

「只有天曉得！」癩頭和尙煩躁地說。

在前面老張用了最後的努力在和水掙扎。漸漸地他覺得快完全失掉氣力了。於是一股大的水勢挾着不少的污泥石子衝過來。老張的身子抵禦不住，一鬆勁，兩隻手浮起來，他的頭被打擊得失了知覺。這一股水猛烈地往後面衝，老張的身子浮在水面上被水帶到後面去了，在姓周的漢子旁邊衝過，姓周的哀叫了一聲也就被水淹沒了。

後面忽然起了一個巨響，碎石土塊等等一齊落下了來。後路斷絕了。

「老張完了！老周也完了。」升義驚恐地驚道。水還是繼續向他的頭上身上衝。他的全身都溼透了。

癩頭和尚正在往前面爬，一股水迎面衝來，他毫不懼怕地迎上去。他似乎有着攔住水流的雄心，但略一掙扎，他不當心一失手，把手裏的燈落在水裏。衆人立刻發出一陣可怕的驚叫。洞裏完全黑暗了。大家全都瞎了眼睛，只憑着感覺知道水已經快要蓋着頭頂了。

「老張！」

「老王！」

「升義！」

「我在這兒，老張完了！」

「趙二祖宗保佑罷！我們都沒有錯過哪！」

「我不會死，我不會死！」

「救命呀！」

上面許多的帶着眼淚的哀叫都被水阻擋回來了。

大家繼續在黑暗裏摸索着路爬。

忽然周圍起了一個大的轟炸聲。全個洞都在震動，就像一匹山崩潰了似的。

沈默了片刻。衆人覺得「死」在旁邊走了過去。

空氣變得很沉重，而且臭。

大家呼吸急促，而且困難。

「癩頭和尙，這是什麼聲音？洞崩開了嗎？那麼我們就有救星了。」一個聲音帶了希望說。

「你還說有救星？完結了，什麼都完結了。一定是洞被水沖倒了。洞口被封住了！我們被活埋在裏面了！我先前不是叫過你們帶鋤頭嗎？鋤頭呢？」癩頭和尙用力說，但聲音畢竟比平時微弱多了。他還在死命地爬。

「帶鋤頭也是沒有用的。挖，我們會再挖個洞眼逃出去嗎？大家連爬的氣力也沒有了。」另一個聲音戰抖地說。

「那麼就沒有別的辦法嗎？我們大聲叫喊，他們在外面聽得見嗎？」升義的聲音焦急地問，接着還有人重述着這種意思。

「聽見你在做夢！你曉得這洞有多深？我不怕死！我死了，好找那個勾引我老婆的有錢人去算帳！」癩頭和尙到這時候還倔強！

「癩頭和尙，我們就再沒有一條活路嗎？」一個聲音戰抖地問。

「要活路？那要看你自己的本事。」癩頭和尙說着吐一口痰在水裏。他還用力往前面爬。

「救命！」有些人依舊這樣地發出他們的微弱的哀叫。求生的慾望是人人都有，便是在明知道死就站在眼前的時候。

「怕什麼！死有什麼可怕！趕快拚命爬哪！光是哭爹爹告奶奶的有什麼用處！」癩頭和尙生氣地罵道。他的聲音還是和平時一樣地勇敢。裏面不帶一點懼怕。但別人的心情和他的却不相同。

「我不要死！我年紀青青的，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一個年青的漢子絕望地嚷着，他掙扎似地哭了起來。

「呸！你不要死！年紀青青的，抄起手來躺在地上乾叫有什麼用？真沒有出息！」
癩頭和尙聽不慣這哭聲，忍不住又罵起來。他拚命在水泥裏掙扎，路是很難走的，水泥滑着脚，他爬了兩步，總要停一下，爲的免得身子滑回後面去。他一個人終於漸漸地爬到前面去了。雖然沒有燈光，但他對於窩路是很熟習的。一天裏要走許多次，哪一條路，不是他的老朋友。他愈往前爬，愈覺得自己有了勁，地似乎漸漸地高起來。他的勇氣增加了，雖然他還沒有把握，但是他現在有了一線希望。他一面爬，一面用鋤頭去探路。他聽見後面有些微弱的聲音，又聽見升義的哀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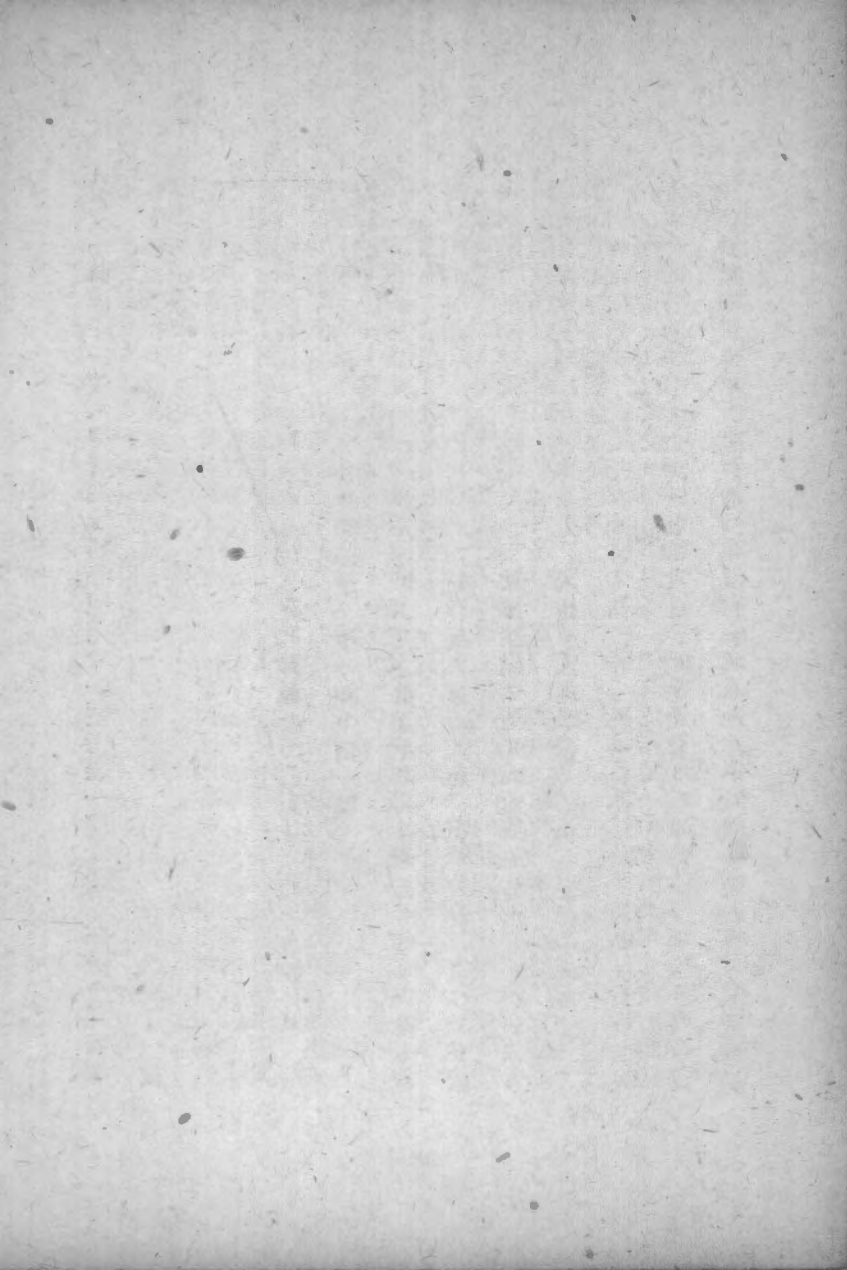
這時升義在黑暗中想起了銀姐。他悲聲叫着：「銀姐，你在哪兒？我在這兒喊你，你聽得見嗎？」

「呸，這陣子還在想女人！」癩頭和尙輕蔑地罵了一句。他還想說話，忽然前面

起了一個響聲，一股水帶着泥衝過來，他把身子往旁邊一側，緊緊貼在壁上，埋着頭，閉着眼，屏息着呼吸，讓水直往後面流去。過一陣他把頭一揚，用手在臉上摸了一把，便睜開眼睛看，他發見前面有了一線光亮。他感到絕大的驚喜，幾乎要叫出聲來。他又往前面爬了兩步，光亮是實在的前面有了一條叉路。他們可以沿着這條路慢慢地爬出去，再不怕被水泥淹沒了。他這時非常高興。他想起他的同伴們，便回過頭去鼓舞地叫道：「升義，我們有活路……」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後面忽然起了一個天崩地裂的響聲。他的眼前是一陣黑，一陣烟霧。他的耳朵也聽不見什麼了。等到他從這種癡呆的狀態中覺醒起來時，後面什麼也沒有，沒有影子，也沒有最後的哀叫。水繼續迎面流過來，但水勢已經減輕了許多。此外洞裏就是很靜寂的。

「到底是我的命長，」癩頭和尙寬慰似地說完這一句話，便又用力往前面爬去了。



結尾

雨不久就住了。在晴天裏土地又變回到乾燥。污泥封住了的洞也被打通了。癩頭和尚和別的砂丁們依舊下洞去挖「塊」和平常一樣。

公司方面也沒有什麼損失。他們又招了許多新的砂丁來。公司每年照常拿進許多萬的亮銀元。老板們發了財，把錢存在大都市的銀行裏；師爺分了花紅，就寄給家裏的老婆；鑛警得了獎金，就跑到城裏賭場去消耗。大家臉上都有了笑容。這笑容一直繼續到現在，因為這事業是一天比一天地繁榮了。

死城依舊靠了鑛山和賭場繁榮着。在另一個城裏，離死城只有兩天多路程的地方，那個叫做銀姐的少女依舊照常在公館裏過着那忙碌的生活。她整天整夜被種種繁重的工作來折磨，但她卻從沒有忘記過一件事情，就是禱告神明保佑她的

升義哥早早發了財回來贖出她的身子。

自然這禱告是不會長久的，因為不到一年的功夫她就被繁重的工作，沒有終局的等待，和那難堪的心的寂寞折磨死了。臨死的時候她絕望地低聲喚着一個男人的名字。

她的這微弱的呼聲是不會被人聽見的，即使被人聽見，也沒有人會為她的不幸流一滴眼淚。

日子平淡地過去了，還沒有什麼顯著的新的變化，一直繼續到現在，而且要繼續到將來一切都翻轉過來的時候。

那時候是會到來的，但是她和她所愛的人以及那無數砂丁的骨頭已經早在墳墓裏腐爛了。

後記

砂丁是我五年前的舊作，當時印過兩千冊，也不大爲人注意。後來因了自己的不滿意和別的原因，我就讓牠停了版。最近一個朋友和我談起這書，他勸我再把牠刊行。我便檢出舊稿，修改一番，改後重看，覺得也並非不堪問世之作，便交給印局付排了。

關於這本小書我在寫作生活的回顧裏曾說過幾句話，現在把牠們錄在下面：

「我又寫了砂丁，那材料是一個朋友供給我的，他到那地方去過。他對我談起那里的種種詳細情形，鼓舞我寫下牠來。那小說裏也浸透了我的血和淚，貫穿着我的追求光明的呼號，那絕望的雲霧並不會掩沒了我的對於「黎明的將來」的信仰。」

的確，那絕望的雲霧並不會掩沒了我的對於「黎明的將來」的信仰。

公曆一九三七年四月巴
金。

